

光緒鎮海縣志

鍾海縣志卷三十二

藝文下

集

宋

曹粹中遺藁

文燭集樓鑰撰其子盅墓志云中奉詩易皆有傳遺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尙可傳遠也

沈煥家集

平園續藁宋志無家字寶慶志作文集全祖望曰四先生之遺文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孫枝海上藁

崇陽外史集

王宗道詩文五十卷

浙志嘉靖志案續通考稱王文贊詩文五十卷而下注宗道名是誤

以文贊爲宗道之字也

曹說詩文三十卷

延祐志案浙志引延祐志誤屬曹粹中

元

黃叔英詩文雜著二十卷

嘉靖志 四兩文獻 洪志作三十卷

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續通志 藝文畧 浙江宋集書

志無卷目

提要曰玠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游西湖

樂吳興山水

四卜居弁山與趙文敏游不載此集之目

卞山集知非

唐詩選纂韻錄等書獨不載此集之目

或後人以卞山集知非

葉併為一編改題此名歟其詩

不為近體視宋末江湖諸人惟從事五七言律者志趣

殊高中多勸戒之詞其上者有元結遺意次者亦近乎

白居易雖宏闊深厚不能及二人要於俗音嘈囂之中

讀之如聽古澹磬矣前有自序稱蒐有台德不敢謂隱

獨以所得於天者薄故將退藏以終其身又引文中于

之說稱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尤

粹然有德之言勝矯

語高蹈者萬萬也

知非彙

浙志 嘉靖志

唐詩選

浙志 嘉靖志

黃野得芸已集

浙志 嘉靖志

樂之才詩一編

清容居士集

僧鏡中和永明山居百詠詩

不靈峯志

明

樂良遺藁五十卷

浙志 頤堂書目 千

許繼冠樂生集五卷

絳雲樓書目 字士修定海人自號觀樂生寓爲台州學官

謝琛梅花百詠

天恩集詩文章創

謝城澹菴詩集

陳志

梅花百詠

陳志

夏時正餘留藁三十五卷

浙志 頤堂書目 千

巢居閣集

蛟川詩話

瀛嶼藁一卷

浙志 府圖記

嘉靖志

嘉興千頃堂書目

鎮海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集

二

豐慶簡菴集

嘉靖志

兩浙名賢錄

黃潤

王序

日豐

清敏

公十

豐氏園居十詠詩

南山集

孫慶

侍先

翁宦

遊九

江登

進士

職黃門

丁內艱

還四

明即

清敏

公舊

遊之

地築

作十景

以述

志及

臨河

南方

伯詳

著十

景所

內各公

文士

掄咏

之集

成命

嗣于

松請

序于

翰林諸

公聯

賦金

臺八

景于

嘗發

簡就

正於

羅正統

中子

官翻

南與

侍郎

王公

一甯

過湖

湘好入

景恨

無好

詩子

時亦

嘗勉

答公

意蓋

者即景

為日

詩咏

固多

未若

金臺

瀟湘

之景

今茲餽

豐氏

十景

本源

清敏

一人

歌咏

溢乎

金臺瀟

湘光

耀後

先放

子

不以鄙

毫辭

而敘

論如

此

劉洪夢

軒棗

嘉靖志

蛟川詩

沃類

復齋

棗

乾隆志

張鉞敬

亭集

蛟川詩

話類

作津

張鉞

敬亭

集

詩評二

冊

蛟川

舊詩

羊眠

有風

人之

致

陶恭觀光集浙志 千頃堂書目恭字肅

歸來集浙志 千頃堂書目

賀欽醫閣集九卷

續通志藝文略

浙志

四庫書目 李承

助序曰余少日從伯氏世卿於大岸山中讀書至古之  
學對復歎曰自沙陳先生公甫醫問貧先生克恭真其  
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遊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  
論以爲人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  
所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  
爲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則  
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哀未發而非空萬感  
交集而不動舍是而支離於估畢役心於贊毀力愈勞  
而神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幾安用  
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聞爲己端默之  
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  
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  
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  
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恭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  
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

之家庭里閭閻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忘本然之理而  
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迹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  
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  
辛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眾即罷拜而泣曰  
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  
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已白沙資賢高明而虛靜  
所得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  
和易不事矯飾其所以致之者有自矣學之者見其暮  
年氣象之可親而不考其早歲自治之甚力憚深造而  
欲立致自然忘克治而欲妄效和易其不流爲放蕩者  
幾希先生性本篤實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卑以固  
其基以廣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  
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越傑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  
者辭德而革面余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閭見其子鄉進  
士士諱文行不忝所先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極  
欲招致終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諸輩  
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議其若干卷遺余於戲先  
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  
字何以見先生之心謹序而傳之嘉靖乙丑提要曰  
此編乃其子士諱冕輯遺棄並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  
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案皆雜文第八卷爲  
奏樂第九卷爲詩彙以欽常讀書齋無閭山自號隨園

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  
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帥之所偏當言  
等不在求之高遠在主持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  
錄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  
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瞭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  
中獨爲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  
仁義之言諄然可見  
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張澤稽山遊集

家恩世守錄  
日澤字時惠官福建白石司戶參軍

朱澤平吳凱旋錄

浙江采集書錄  
澤字東澗定海人初嘉靖乙未崇明海

寇秦璠黃良黃庠者爲  
孫慶爲左軍都督充巡撫江准總兵官督師邳揚二衛  
官兵合蘇松常鎮四郡民兵以剿平之吳  
中士大夫各贈以詩文澤編次以成此集

李興遺棄

薛文  
介集

王愷樂休集四卷

浙志  
嘉靖定海志  
蛟川詩話作四十卷

丁瑞春文集三十卷

乾隆  
志傳

藝文

藝文

四



辭三才恭敏公集

詩集二卷

明詩綜

弟三省

序曰

凡人

挾有

所

有

長未有不喜於自見者也而詩爲甚其急於售世不憚  
歷馳而走四方猶賈也夫安所得被褐而藏如家茶敏  
公者乎公能爲詩不喜以能詩名天性亦喜爲詩又不  
喜以精力耗於詩生平學問以詩爲餘而居官則孜孜  
職事爲本務時或以餘晷寄之於詩幸當境觸物皆心  
而寫情不屑逐境以嘔心也又不喜爲傲擬之什與應  
和酬答之章故詩篇不多得之亦不甚自費直徹帶  
視之多佚去甲辰以楚轄入計藍瑛中凡得詩如十首  
及計事接亦忽忽忘置何所後於廢楮中乃簡得故今  
所有可中乘益絕少夫河嶽英靈代不數人人不數篇  
在可傳耳嚴滄浪善論詩而其詩所傳於世僅不滿  
百詩亦警之兵在精蓋不在多也常甲辰歲余初言史  
局公偶與余論詩氣格爲上聲調次之格欲嚴峻則  
高而致於形象之間則巧而傷格氣欲渾渾則細而  
踈則傷調諧聲在綴字不參俚則警牙而傷句  
則傷調諧聲在綴字不參俚則警牙而傷句  
句傷調諧聲在綴字不參俚則警牙而傷句  
材欲廣然但當廣覽以識其變漢魏以後唐初盛以下  
雖所心賞不當慮真其柔靡之君最易染人筆端使格  
卑而氣俗更詩之大疵也其持論若此余服其訓而力

不至終不羈於詩無能窺公詩之所至乃余諸從干何  
評公詩謂五言清古勝七言歌行雄傑勝近體五言古  
雖不多見往往得其古遺高華之作不減先世太保干  
切老於詩且能自負必非阿所好也干何又謂非今日  
讀公遺集幾不知公之工於詩於乎公詎獨詩少人知  
余嘗笑公曰公生平人知其清而不知公不自言清也  
其在楚人知其定宗變爭宗獄而不知公不欲因亂爲  
功也其在邊人知公禮虛餉以萬數而不知公不以其制口賞  
更不賞又知其禦口善守而不知公賁以戰爲守也卽  
爲楚節浮穴所餘以數十萬計雖楚之人不能盡知卽  
有知者亦不能知公操何術以儲也蓋公之不能盡知卽  
自見所長詩猶其餘已因論公詩而稍著之若此

洪應科清嘯集

乾隆  
志傳

學步編

乾隆  
志傳

遊燕草

乾隆  
志傳

居刻草

乾隆  
志傳

武愛文冰壺詩集

四明  
詩彙

胡淪雩都集

乾隆志傳

辭三省天谷山人文集四十卷

陳志案傳是書目作

辭文介公文集四卷

凌義渠序曰辭文介公制舉業

余少竊嘗誦好之蓋公文自千史緒治而出尤折衷於

謙雅諸賢故其才思川注飄起而學識醇深不爲非常

可喜之論自崖異也天啓乙丑公以翰林學士知貢舉

余始得第爲青陽羅先生所取士先生則以癸丑釋褐

出公門義渠從羅先生後數月公公亦雅愛余文每坐語

輒稔時無異執經弟子後數月公公亦雅愛余文每坐語

太蓋又詔毀京師書院非盛朝所宜語多與時政忤疏

入留中公謂羅先生曰吾言不用則見幾不俟終日矣

立草奏引疾乞休夫大臣以禮乞休例與致仕而擬旨

尤切責公哲皇而覽之弗善也第子公閒住去蓋瑤素

愆公公亦自念吾去官早晚且就逮於時舟停潞河者

兩月片始取道南行余觀古之君子直己守道不驚於

得失之間如敬輿貶蜀手輟方書紫陽罷祠生徒不遺

告其身際憂違神情自若公則退老家園左右惟書史

漁衣冠日對其中時而旦起臨文中宵未輟鄉人有遇

也鳴呼拂衣去國志不忘君尚友前賢古情遙慕公位

無心當世哉上於得脚久知公及卽位以公光宗東朝  
舊學思公黃髮皓然入參機務諭言敦迫數召而公數  
辭歷七年乙亥元日上納溫旨趣公入朝誠知公非無  
心當世者也公文言事者計之七言理者什之三近時  
浙閩諸水若劇盜往來洋州時急典兵者數易其人將  
不習兵戰防善策裝之越駐兵地餽餉非時兵將  
不聽要束公雖臥病猶爲計其以當事今乘大陳  
金塘諸議聽如指掌可也公文多類此以此窺公公  
豈無心當世者哉今年公子士琪謁選京師因公遣  
棄屬余爲序余得定交公子慨然想見當日從公坐語  
時啟篋陳書獻款太息昔唐韓吏部詩文傳諸李漢文  
章貫道之賦行淵源以公端人鉅儒舊爲朝野所推  
重而義渠素聞公教亦嘗自思砥礪庶幾讀書論世無  
負公知今幸絃言簡末其能不以紀實之辭慰公于之  
歌傷小宛乎文凡如于卷書院議改創祀忠嗣公教典  
故爭之疏辭通達國體類西京又易蓋二卷春秋辨疑  
四卷公事君進退之義見於持論余既受而卒業爰附  
數言卷尾以志異時誦好不忘易蓋作於潞河旋次析  
天人之際鉤連麟解以暢其辭今所載萬餘言皆公手  
書字畫瘦勁可法當是時死生迫於前而潛心著述如  
此可以識公之平生矣嗚呼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數有  
臨闕振聵忠賢猶弄威福正人君子言出身危河津雨

東兩薛公先後皆瀕於死而天下歸幸其生存河津既  
以理學垂世今劉朝野方望公以兩之業而公不復  
出爲帝王師竟終於窮谷一病叟難文章人物歷久不  
磨而余尤爲當世惜也 提要曰是編有文無詩奏疏  
幾盡其半奏疏中辭謝者又居其半 帶詩編王之國一  
疏最爲激切其官檢討時所上也 陳景沛曰天谷山  
人文集四十卷四世孫上  
治所抄選集已刊刻行世

天谷山人詩集 抱經樓書目 案是集于日七日館集  
使集露集遊集 集客集家集皆手定

什梓日園集其子士琪所編刻也 自序館集曰館集

集庶常讀書時所作也何謂館蓋庶常初讀書中他在

文華殿東已諱蓋殿夾臨御多在文華而庶常譯雜體

不肅宣廟命卽翰林院開館以肄習之凡三閱歲而月

每旬皆有試日館課其初選則廷試如進士時日館選

已選而月朔望則課於東閣口閣試館特爲庶常設而

廷與閣之試亦並爲館設故概以館云閣試出入有候

率視主者爲蚤晏而已入則少脩故事其出入不無他

餘焉進也館中升散有度而更多脩故事其出入不無他

應編餘日亦無幾也其課試率先文而後詩文內郎詩  
劣序亦優文劣卽詩優序復劣故課試惟注講於文而  
詩第口占粹應焉且館閣命題更自有體或徵近事而

規頌或仿前規而擬讓其會景寫心之致十不能一  
而又約以矩架束以體裁拘以聲律若少佚者卽不得  
稱台作故雖才高亦鮮絕塵之步卽沈詣亦寡弋冥之  
思况以余之鈍且劣且素不嫻此道而第取辦暑刻以  
塞責又何詩之足云要以不敢自墜其先資則茲集固  
以成信也余善病多逋課卽試亦不能數赴故所得詩  
僅若此部所錄試亦以館選因附焉自序使集曰  
使集而使獨取在闕首繫之使何也蓋余所奉詔使也而  
利在途詔詩兩不敢啟獨於其地一手展耳故在閩則  
重詔而得稱使臣在途不過爲行客皇華之雅曰駢駢  
征夫行客之謂也故詩非得之闕者不繫茲集而乃襟  
以嚴與饒道中所得之詩何也蓋此余生平所未經行  
第因使閩而後往來於其間則猶之乎闕也詩有揚之  
水風人申許問所味而繫之王此其義也余所竊取若  
此云自序露集曰露集集諸城所作也半願出居經  
春半而始進艇非禪非病掩闕如憤雪壓樓層冰錯  
石昆瓠裂窗真塵蒙几爐寒宿火巡檢負曝壺懸新醅  
煮椒代酌塗門堦戶風窺雪賦詩曰胡爲乎中露政余  
此際之謂也其故難言之矣每憶署中晨起夕返題奏  
鞅掌感時覺額風夜在公衣裳顛倒我勞如何今止邱  
綢雖云集格亦脫於致棲寢仰惟意所適吟咏嘯歌

莫余垣嗣身有長閒神有餘快耳目所接皆成佳趣形  
音自親忘其孤寂衰柳啼鴉凍瓦喧雀市謳載路揚鼓  
真街咸足鳥鳴山幽之致而徐風飄雪寒月初時撫松  
夕秀時或映帶眉宇更可洗濯胸襟蓋不獨初時撫松  
盤桓爲足地偏心遠之趣也遽廬所刻詩尙少遺家從  
兩序亦多溢美未盡當日真身因復自述而更題曰露  
集云自序遊集曰遊集行遊所胡必此之云也  
遊也則凡有所遊或稱道或稱仙稱遠皆各極其  
性之所適與志之所之非必以登涉爲遊也遊而有  
取必斯小矣況或意初不在山水隨意借爲眺覽之  
放者以奇傲思者以打懷沈者以消寂宦輟之過者以  
擊勝行沒之濡者以息勞斯則遂景生情情亦隨景而  
俱盡其爲遊抑又下矣余生平遊致不之每苦濟勝無  
具及於登籍更局趣春明不能極探幽問奇之趣即台  
蕩近在同域亦復自怡伊阻顧念之所寄夢寐未常少  
置焉今以投閒獲成獨往雖行之所經不脫凡境足之  
所加不論近郊而志遂所願性適於情耳獨日遇咸足  
會心片石勺水皆盡佳致身與世遠翮然塵囂之外更  
不知何地復爲仙都而以櫻吾胸懷也者蓋或庶幾適  
遙之意焉觀者毋笑請名山大川之未窺而泔淖自適  
也余遊將從此始矣自序郡集曰郡集宦中所作

也耶者旅也宦何以名耶也余鄉舉厥幸上春官捷一第旋讀中秘者三年余生平足不越故鄉驟處長安雖復移家以從而時不禁鄉思嗣是或出或入凡二十餘年之閒家居之日過半宦邸多不過三年少乃逾年耳蕭然環堵之室子然踽涼之蹤初不知身兒之爲華而念惟衡擊之爲適者兩乞歸不獲遂真如野鳥奇效不能奮飛則余之觀宦真如旅也故以耶爲題蓋長耶之謂非若世所稱宦邸者也其往來白檀之詩亦復緣時蓋潔過此身初未離春明門不得言客行故也自序客集曰客集集客途後先所作也余出入春明門者數四初以試後兩以假一以使而最後以閒兩御軒而三棹舟所歷吳楚齊魯幽燕之郊幾半天下差足勝遊舟楫之所維泊蓬廬之所託宿時不無少會心處而道途阻頓之狀遭逢風雨之苦與逆旅尙唏之感亦時有之觸景遇物意之所到輒爲之動不覺依永成聲因積句而成韻積韻而成篇積篇而成帙惟以抒寫胸臆非有意刻劃以爲詩也直禱之紀行可矣且次且集殊自愧往來數數不憚煩云自序家集曰家集集還家前後所作也余家海上去郡五十里而遙去越二百里而遙去吳幾五百里而遙日家集而併及非其家所作者何也蓋此吾之鄉則家所託也人嘗有問余何家者余皆視其人以對其兩越之人歐則曰家於定其三家



之人歟則曰家於明其四海之人歟則曰家於斯夫得  
合以稱家甯不得舉以名集且余之在臣在行也每一  
懷家道阻且長不禁怛及行抵武林朋友親故適然  
而相遺言語飲食儻然而相狎余於斯時蓋已忘爲客  
而奚必一樣之下尺土之上爲吾家也昔之達人以天  
地爲逆旅以光陰爲過客清風明月爲往來而身爲主  
人則家於何有而粉榆相望之地豈以衣帶水隔遂不  
得以爲家且余幸微神聖之賜得數過而問家今又幸  
微冲聖之賜得投開而甯家自非然者則身終委焉將  
家之不得有夫安得奇傲於起蔡湖山之間歌譚吟咏  
以希擊壤之遺風而端快此餘日也故余之以家名集  
亦以志幸也子士琪跋閱集曰先君詩若館使露遊  
邸客家凡七集皆手授于切家兒選編而命刻者其在  
北園有詩數十首或揚壁間或鐫石上偶解遺忘未及  
收入諸刻既成不孝始從園中見之涕泣手錄併刻諸  
集因從命篇之類故題園集其曰附刻其無小序者以  
非奉先  
君命也

海上毅音

文介集自序曰余聞之莊生河伯出於海

子之大全也于剛大矣而於天下處偏焉安能徒盡東  
萬里而觀子也則盡行而灌輸天下乎海若曰枯槁而

灌者不瀉畦方箱之輸不傾大倉子何以余爲此拘拘  
者也河伯曰惡乎然惡乎然余起龍門貫砥柱觸闕流  
經秦洛燕齊魯是紀周行乎中土故余不若子也而  
獲者未嘗少余也而況子之大而爲是灌輸者乎海若  
曰灌則有注輸則有委大委不輸而天下歸焉大注不  
灌而天下挹焉子豈未覩夫于耶子受而無擇運而無  
積道爲四瀆別爲八流分爲百川包之絡之襟之帶之  
余所灌輸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於是河伯聞之竦然而  
起曰此猶夫支也未既也海有四名余居一焉爲炎爲  
瀛爲渤爲冥委轉隨流通復爲一故余朝發乎祖川而  
夕泊乎聚窟余所灌輸不知其幾億萬里也於是河伯  
聞之瞿然而驚曰此猶夫禪也未既也神州赤縣九九  
之一區分域殊外復九列純陽之陵冥夜之坵余皆環  
之乎天載地浩浩渺渺余所灌輸卽余亦不自知其所  
際也於是河伯問之惘然而失曰此猶夫下浸者也未  
既也余壑於歸墟轉乎黃墟倒流天柱厯龍尾之津經  
東井之次宿於火敦之淵然後流爲赤寶合爲忽闕東  
出於式計與柎枝而伏於沙漠若滅若沒若清若濁而  
後乃九折而爲河則何俟今日東行而始余觀也於是  
河伯啞然失聲而歎曰久矣夫子爲都居余爲子灌輸  
而余不自知也余則偏焉已矣余無所容吾言矣乃始  
識其面日而返遇蹄涔之溲掌沃之播以海若之言告

之信從而問曰夫言有謂者也今若所謂者何其也河  
船日而惡乎知之然則無謂乎曰而烏乎知之有謂無  
謂無謂有謂然則其與較音有以異乎曰而烏乎知之  
面行也東海之時人因是舉以名篇而爲之述其意

邵輔忠詩一卷

蛟川詩話

謝渭黃華草七卷

尊閣室藏本

華顏北山小集

浙志四明詩叢蛟川詩話工部晚年得遇故其詩時寓幽怨之音自稱北山御

所居北故名

雁字詩

蛟川詩話張懋延曰雁字詩三

菊花詩

乾隆志蛟川詩話案乾隆志又有

李環遺藁

蘇三省撰墓志

范我躬在茲堂集

詩文章創子兆芝曰先君在茲堂集奏疏條讀詩古文詞說書制藝十餘種

丙戌之後盡燬兵火

張校峨松集

蛟川者舊詩 樂校字雲

林繼祖舟中草

辭文介集 韓三省題詞公孝之筆勁好 奇而縱於勢其機驟其局變其氣張調高

而致宕理情而味高 觀之有鬱然之烈

張君謨詩草一卷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族祖遊擊公 然字玉堂嘗奉使朝鮮有詩一卷

何震龍青虬石室藏

天申集 詩文章創

龍激集

天申集 詩文章創

恣菴集

天申集 詩文章創

客遊草

天申集 詩文章創

陳昌統竹溪集

天申集 蛟川詩話

醒謔草

天申集 詩文章創

張啟運非卞吟一卷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余高祖太初 先生當天崇間抱道不仕著有非卞

鎮海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集

十

謝秦誠詩懷二卷

陳志

謝秦宗天愚山人詩文集百卷

浙志

朱葵序曰詩以言

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亦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  
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香草以造其無聊則既非其志  
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為人  
則得其久篇短韻相與傳而賈之淘乎誦其詩尤必論  
其世也陶淵明以晉室遺民感時悼往無所發舒偶託  
於菊與酒而逃焉今讀其詩雖故爲放曠閒適之詞而  
鬱塞不平之氣卒不能自掩顧尙論者或以曠達目  
之何其謬歟天愚先生以崇禎丙子舉於鄉丁丑成進  
士出漳浦黃公之門累官南安司理明運既移伏處海  
濱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蓋一歌一咏大抵皆排愁遣  
日之所爲非如世之詩人牽謀摹仿月鍛歲鍊以求工  
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  
師友之痛恚焉自傷不敢以告人於是陶情麴蘖難時  
行吟聊託於淵明之後觀其所以自序其詩者以爲乘  
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  
之際上之攀龍髯而乘箕尾與日月爭先無譎矣至於

小臣較士全身抱義於深山窮海之間何可勝數而國  
史無稱野乘莫載獨其生平所著述或殘編斷簡零落  
未盡猶彷彿其生平如今所傳宋元之末有天地間氣  
集月泉吟社元音遺響之類是也是皆不必其詞之工  
而後之人咸知珍重而愛惜之況先生之詩其必傳於  
後復何疑乎余鄉黨孝廉鳴盛與先生丙子同榜國變  
後復故衣冠閉門墓舍者四十年而歿今其遺稿雖在  
惜無有梓而傳之者喜先生之子若孫能知所以圖不  
朽也乃序而歸之俾後之論世者有所考知萬言序曰  
天恩先生先王父之同年友也家江海之交自幼與兄  
若弟讀書城北僧舍朝旭迎眸夜濤撼耳風雲之變幻  
霜月之凄清日相易於其前而盡收之濡墨吮毫之內  
故能出而占上第幸專城平三百年盤古嶮嶮強不服  
之寇使之馴擾無貳先生之才洵可爲無所不具矣乃  
措施未能什一而鐘石變聲一敏其經文緯武之用於  
耕山漁水中徒以感時觸物寫其胸中所蘊結此如生  
龍活虎盡屈其拳雲嘯風之長技而困伏重淵拘羣密  
檻唯有呻吟詠賦鳴其不得自由而已嗟乎先生何不  
幸而有此詩文一編也然一輩遺逸之士類多不安於  
寂寞而因緣朝紳通納賦貲死灰復燃捲土重來之  
地卽不然彈冠無望故侯猶存假此游歷江湖款門之  
貨歸營三徑以自託於採薇種瓜者亦往往有之而先

生行李不越海江杖履僅環甬水自三五退人宿老而  
外絕無與爲歡者先生又何必幸而向有此詩文一編也  
猶憶四十餘載之前干戈滿目城門有時盡閉先生每  
數數過我其與先大父所言皆王霸大略無一語及米  
鹽瑣屑事蓋標致如此曾幾何時而學士大夫相聚或  
內而父子兄弟或外而親戚友朋所爲交臂接席刺刺  
不休者非東鄰之市利三倍卽西舍之稼取十千也夫  
言而筆之於書卽爲詩文而發之於口卽爲言言  
言之不雅馴而猶望其有詩文可以信今而傳後乎則  
先生此編雖不足以見一生之大全而端爲今日所希  
有宜其子孫視之猶天球河圖之不敢褻矣今年正月  
余至蛟川先生之孫子梧奉其叔父之命申幣於言請  
爲選定序之於是乎書馮景岐序曰先生文集若干  
卷係先生在手自訂定已錄於木矣會先生歿未及  
印行夜不戒於火板盡燬其叔子景昌冒烈燄奔入急  
抱其樣本以出全帙得存時方謀厥居未遑也既諸子  
皆相繼謝世又十餘年先生之孫緒欽緒顯始與其昆  
季羣從謀哀前刻之繁散者而合之總爲集若干卷相  
與捐資而梓之不足則益以祀田之稅凡闕四歲工始  
竣藉顯以子曾與校繕之役俾則言於後子惟先生之  
志節文章則何容贅言願子誦先生之文思先生之志  
而核矣子復何容贅言願子誦先生之文思先生之志

觀其出處遭際與其所以善身而裕後者竊不能無感  
不獨文章之宜以傳世已也先生夙負經濟學當令  
出時奉命征盤古嗣賊以一書生提一旅之師走數百  
里深入窮巖絕澗之中草處露宿者經旬卒指布方略  
擒其魁首遂靖百年之逋寇雖古名將何以過此當思  
陵之未流寇倡徽廟堂無策其文臣巾幗而中權其武  
帥屠販而專閫遂致中原塗炭國祚以移使得先生輩  
數人置之要地委以重任時事當猶可爲幕府已奏功  
第一而乃爲吏議所阻格僅得平敘此宜志士之所扼  
腕而長歎也泊滄桑之際先生以故國遺老杜門卻聘  
者垂二十年蓋此時事業功名久已付之流水而耿耿  
孤懷有莫可告語者不得已而託之詩酒以自遣此豈  
皆經濟也予生晚慙定相去百里而近未獲親炙後館  
先生家及交諸嗣君與孫曾之從子遊者見其家庭雍  
肅長幼慈敬諸所設施措置動有法度子弟自勝衣以  
上無不知讀書吟誦之聲達於昏旦登其堂衣冠踰濟  
列科名而籍澤宮者不下數十人吾甬上百年來故家  
舊族風流文物之盛未有或先之然後知先生之學雖  
不得竟其用於世而其施之家者規模宏遠方永久而  
未艾而子孫之能振興世業紹承先志爲可嘉也昔孔  
子告或人之不爲政而以爲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者先生之謂矣論者徒以淵明皋羽相比擬豈其倫歟予故爲志其實俾知先生之可傳者又不獨以文也讀是集者其亦有所觀感焉從子兆昌跋曰公集成於甲辰乙巳間皆手自訂定庚申燬於火從兄景昌每爲之唏噓泣下今諸孫乃能哀數年之資俾卷帙復完嗚呼海內名公鉅手筆藏於家而不得鏤板行世者何限公當滄桑之交杜門不出耿耿幽貞貫於金石如山川之寶自不終闕然後人繼述之大良可念也公積學晚遇詩文出入經史揚扝駢雅汪洋淳蓄莫可涯茨小子方興望洋之歎奚俟贅言矣重加校讐者同里薛先生士學慈水馮子景岐鄞萬子承勳從姪師昌校閱未終權之者從姪孫緒章也

鼓音四卷

浙志  
頃堂書目

南征志載二卷

浙志  
頃堂書目作六卷

燕囊二卷

浙志  
頃堂書目作三卷

駑餘二卷

浙志  
頃堂書目作三卷

花歸百詠二卷

浙志  
頃堂書目作四卷  
自序曰咏物者非咏物也中有涸滴之思倘洗

之狀宛若在心口間凡夫風雲月露草木顛動附斷  
而欲出者因是已如彈琴聲響在絃情致原浮動在  
審音者脈摘得之不知聲也何以知其感不有洋動在  
聲外也何以知其感之故余於此道稱門外漢意至  
率扞幾不問韻關行陸江郎山時方春仲觸目地紅適  
奇攜錫齊莊寄蔣能始先生落花詩六十首憑興調諷  
句亦寫生因銘於漫衍爲百詠所謂有其具無其聲者  
也亦奚自曉其所感何在即雖然於詩則不韻於花訂  
僑札交矣花之開落分蚤定也開落之有先後不定而  
究歸於定者也即惡是其庸免乎澹臺子羽曰於蝶  
何親魚鼈何譬以言人若此何不可爲花况也乃喋喋  
者動歸罪於風雨風雨無鄉怨怒不及花會不以此自  
損容他  
損乎哉

菊醉吟二卷

新志

千頃堂書目

吳偉業撰傳菊醉

於所居之室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託諸墜露  
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意固非備糟醴  
自託爲醉吟先生已也自序曰予性不嗜酒尤不好  
詩有取乎爾也蓋性情所至率即是真蹈卽是假安用輪復  
取乎爾也蓋性情所至率即是真蹈卽是假安用輪復  
其所過昔陶先生初無節之可靖而有其靖節之名豈

實之寶乎陶先生無樂乎有是稱而人卒以此稱之斯  
實之寶也即離間問酒相對陶然其意念深矣偶發之  
歌咏如家人酬對語不自知其所以至而至者遜焉今  
人盡以詩酒之名歸陶亦何取乎爾也予自天童家弟  
暨慶臣姪次第北歸握手道懼廼於酒者幾一月餘筆  
墨之事廢矣筆墨廢而吟咏興焉言攬秋容恍對彭澤  
乃天童遂命之爲題是真有菊之可咏與詩之可尚也  
矣而孰意其不然也昭氏之鼓琴惠子之據梧皆似之  
而非也有正其然者亦似之而非也方子把杯籬畔罔  
知其爲酒噓噓偶抒誰識其爲詩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離卽間有巧謬乎倘志在酣身意在操觚一酌一  
句誰事哉此橋舌者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  
世至矣何有於我也然則今日者醉非我醉菊自醉吟  
非我吟菊自吟又奚必問之陶先生陳衷赤序曰近  
世好言詩詩之遠古也實甚優孟蓋謂以爲李杜復出  
不知李杜當時以爲何人復出也總未取三百篇之旨  
正其首饗節族而與之言感物之性此詩之所以不存  
也天愚先生學業淵博成進士有聲筮仕嶺南政績與  
文章並著旋移水部因時局將變遂翻然解龜以閉門  
著書爲事時與弟于姪燕飲里社四方知與不知皆  
聞而高之適際菊黃之秋楓玩飲其下苦菊醉吟百餘  
首讀其詩人雅高潔無靡曼之音得詩之正感而作也

不知者以先生仿之陶靖節而故隱於菊夫以靖節推  
先生者猶之以李杜謂今人也且先生之意不在酒并  
不在菊安得而在陶若必取興於彭澤則葛巾漉酒之  
致胡不一仿之而必在於菊也則知靖節當時原未  
嘗有菊酒於胸而發之詩者不過因其情之所至而爲  
言然則先生亦第知有詩書之樂天合之歡而仍以醉  
還之菊以吟還之醉初無與於陶也雖然抑又有說靖  
節鄰於放先生守於正子姪諸季之賢又遠過之故先  
生之詩訓詞深厚一粟於法謂與二百篇之古詩相上  
不可矣卽謂靖節感於遇先生感於性亦無不可也

文鴻範三十卷

子得昌撰行述

曉峨松集

乾隆志傳

仰山稟

乾隆志傳

壬珩海居集

四明詩彙

白瑜集

陳志

孝定集

文獻草創張懋建曰孝定先生爲全謝山先生世交其所傳詩僅二卷謝山於遺篋中記其

佚者數

十首

吟和集

天愚集 宗伯文集

謝泰定撰墓表嘗與叔父大 公師友一堂刻有吟和集

邵似歐龍江草

蛟川詩話

知非草

蛟川詩話

湖山寄草

蛟川詩話

扶桑吟

蛟川詩話

北遊草

蛟川詩話

邵似雍丹霞草

陳志彙

自序曰先公命于名曰似雍字

蹈東海數近

康節哉然私心向之矣十年頗學道仙人

字之曰淵水

夢中復授號丹霞以故怡情山水咏玩風

月逍遙湖殿

適興吟噉遂成篇什耶已知詩皆幻境即以夢

萬有俱爲幻

境何有此篇什耶已知詩皆幻境即以夢

中之號名曰

丹霞草生時几前把咏死則付兒孫者

或者丹心不

滅霞舉非虛雖不得與康節先生

數然青雲白鶴間當有碧水野人者矣倘有道之士  
仍謂癡人說夢則與之覆瓿且噴飯滿案未可知也

集陶一卷

蛟川詩話

集歸去來辭詩一卷

蛟川詩話

集蘭亭記詩一卷

蛟川詩話

陳衷赤大雅堂集

乾隆志

衢遊草

乾隆志

蛟川詩話

閩遊草

乾隆志

蛟川詩話

張一鳴守真堂集

乾隆志

張鳴喈山舍偶存

四明詩彙

范兆芝復旦堂集

續音

蛟川詩話

快閣一集

蛟川詩話

鎮海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集

五

菘中草

乾隆志

懷千草

蛟川詩話 案謝泰交詩云茫茫三復懷千草漢魏之前風肆好

雙節詩

兆芝跋林氏雙烈詩曰于家王母娒娒苦節先帝旌焉因集名公贈篇爲雙節詩

周西勁草亭文集

陳志

勁草亭詩集

陳志 棄 全祖望曰先生之詩不輕與人

心也證山嘗曰方人之詩下筆皆有真氣可謂知言

痛定初集

蛟川詩話 自序曰子之痛自甲申三月十

稷蓋痾瘵迺心矣有乞師於北者而氣弱盡掃集中又云亦師唐故智借兵平神京而痛甫定焉然秦庭之泣

是矣甘心臣服之非也痛加深矣至後南畿有主集又云金陵還望五雲生而痛又稍定然江南亦樹義君臣

俱悠悠敢妄言之雖欲爲定哀之間微辭不可得矣痛何如哉越州一族頹壯中原之氣江東雖小尙可以王

亦定余痛其如兒戲何痛日甚焉而大器遂委諸草莽矣至今中原地徧處生戎馬亦何以爲情哉自茲以往

痛滇師之不揚痛楚師之屢蹶集中云消息悲君說江  
湖信可通痛敢定哉傳聞海上是義師樓船多託漢威  
儀方大有望於閩粵一師然殺戮及雞犬矣南郊聚白  
骨矣已亥蛟鬪之入奈身受斧鑕巨擘欲墜止聯一線  
蓋忍痛受此多日焉集中有云尙欲注春秋何爲先絕  
筆亦道其實云爾七月南畿之次江南半壁震動于在  
痛中動喜色終北其師彼方匹馬隻羈無失也痛其何  
時已哉庚子家太白山中而老母苦畏人城依藹兒母  
子異居痛我無家聚骨肉矣敝廬頹敝痛消東維荀日  
黃矣遠離墳墓痛荒冢蕭蕭白露新矣故人客死痛夫  
心不愛賢矣或十年一握手痛膽落干戈後矣樽酒志  
感痛傷心夜話烏笳裏矣英雄屈忍痛悲憤千古以舒  
憂矣余方抱無窮之戚於今日焉是集也方以既墜之  
指生填墨池強虛管城而追遠之言什六紀近之言什  
四以寄我痛思然則命名曰

痛定二集

蚊川詩話

自序曰

痛之不已猶如昔也將

將欲效賈長沙之痛陳時事焉今且無地容吾哭也痛  
故未定也於是悲從中來欲出門望八荒倉海坐山涉  
不可卽焉乃鴟梟榜木形於目翳煖麒麟問於耳而雜  
感入章與焉痛所寓也身爲沮溺而救世無人天不生



魯仲尼於今日也憂道窮者誰乎而七人詠六章興焉  
寄痛益深矣母于異居而此日得同室也然囊空無以  
承歡矣山居十詩志喜乎亦志痛也至於單衣度嚴霜  
矣裘褐不備可痛也坏土生荒蕪矣矜縵有變尤可痛  
也歲秒七詩荒荒破屋無以蔽風雨焉痛何如也辛歲  
無計貧至無聊欲賣書增吾痛矣則辛丑之痛如昔也  
然而及門有士霜葉對吟詩矣千金買鄰小館餉秋蓴  
矣知交還往晨夕渡小灣矣同志有人探梅過山中矣  
艱苦耦耕故人猶在自鋤菜甲高堂佐鴛鴦自安新年只  
在斯乎至壬寅元旦且有詩曰陋巷簞瓢儘自安新年只  
著舊衣冠貧家春色來偏早故國離愁總未竟誰耐門  
前立積雪最宜堂上薦辛盤山中獨有梅花信不向人  
間借厯看則今日之痛又將繼是而起也其已乎  
未耶是歲孟春人日因簡篋中詩成帙遂題如此  
痛定三集也  
是年文字之禁多有陷於禍者雖少陵生  
今日且籍口矣余詩有曰干戈今復甚不敢著書多蓋  
爲是自篇也則昔之痛者今且轉而生畏心焉然奉老  
母山居炊爲屢絕高聲寒肩獨吟朝夕終不足療飢前  
後絕炊詩亦何爲哉欲戰歌詠而又不不能也長歌之哀  
甚於痛哭聲與淚俱奇之起而訪我山中數知已半爲  
鬼矣悲從中來益不能已借是將痛哭以奇于衷終慮

非以飾我家人而愛于者遂多以緘默相助則林大  
子九勤勤焉自是稍知隱諒矣幸侍老母藥餌之餘  
時借張生確數畝竹棲隱稱竹中人遂有竹中八首其  
六事者則于徒其往還者則矣子畏生其相酬和者則  
邱子蘊生借其兄孟洪猶子叔度亦儒及傳子昭明輩  
于粒民萬子允誠諸人皆爲竹中人生色詩篇成帙于  
時向竹風中披讀不能罷乎遂顛倒於是爲之記爲之  
序爲之引且自爲之和并進諸公而謝之所云山中自  
同志詩壇誰敢竊豈傲哉言其實也而予之痛少舒之  
然奇居太白晨夕看之有太白三章有柔于其麓者作  
采桑詞有茶于其顛者作采茶詞有耕于中者作耕田  
歌久於山中作山居雜詠將欲以太白爲桃源猶嫌其  
在人間世庶乎天台足絕人事彼劉阮之必欲還也何  
少情哉代作仙子詩一畱劉阮一迷劉阮一洞中憶  
劉阮而于之寓意深矣不知者且謂于情種未絕鍾情  
正在吾輩于甘受誘矣是年冰雪一冬裂入肌膚人方  
畏是威于擁一破褐呵凍詠詩忘其慘酷與于酬詠  
不輟雪草益多其章次也此其建篇者其餘諸詩聊爾  
寄意見是者不甚問激楚之音講周生痛定於是年豈  
其然哉善乎劉向友之序其先人須溪評杜也曰注杜  
者第知廣引少陵爲忠愛而不知陷於險穽後來忌詩  
如詩疑詩遠開無窮詩禍矣于警於是言而益用隱諱

購有之如云痛定痛歸何時能定哉斯集之末章題云  
不丁子之窮愁未了子之痛正未了也敢言定哉甲辰

孟冬

痛定四集

蛟川詩話自序曰自己亥海師傷余右手

遂欲絕意

乎斯文故已亥竟無詩杖冬之際稍可掬管

學處筋絡已絕

巨指屈伸不自如作書終強填逸少池

中而字已塗鴉矣

久之亦熟頗能運筆取昔所書較之

已失其故步不知

余書者見是必謂出兩人手然余官

再生焉至庚子技復

癢矣記歌吟遂盈百辛丑計四十

五首壬寅計百二首

幾忘其痛也余私心謂後此將進

於是而癸卯之詩盡

搜篋中止十八首較前大損之何

也斯年野史一案多

論因於武林余目擊是退而存其

筆墨吟詠遂輟且寄

居鄰境交遊見冷前集所云依人

多寂寞事母少九輝

蓋肅心於此也武林之行貧遊不

快往還僅一月而老

母歸來其方多日歸而思先

子舊處同家弟動夜

奉老母歸來其方多日歸而思先

蔽風雨補其籬之缺

略者以防雞犬樹蔬植盡是備山

窮而老母乃得怡然

也子之喜可知矣喜海上受磨折

於此地慨然興歎得不

死者其幸也何敢復置身於風

雅林中以犯今之禁猶不測之禍乎十八首亦聊以  
寄意而已痛定之四集遂止於此寄洪谿周西自序

戊戌詩彙勛草亭文集全祖望曰先生所著有廿一史評杜詩釋莊子注皆未卒業

洪崑坐忘齋彙乾隆志傳蛟川詩話

虞光祚松風彙八十卷乾隆志傳

天墨閣集乾隆志傳四明詩彙錢廣居序曰夫三百

教之得失靡不曉然在人耳目詠而歌之固自起舞否

則感而泣下總之得其性之所近不期其然而然也至

於樂府音調條暢雅俗均賞用以播之管絃聲和神聽

化洽人心彼樂府之作又豈後於詩哉吾忘年友西明

虞先生怡情於筆牀硯池間志在四方自少而壯而老

閱盡名山大川目中襟乎其無際也意中恍乎其有得

也觸感行吟卽寸紙隻字不異徑珠尺璧寶光驟見也  
時在鐵甕城署裏飲酒敵棋氣不相下因出所著天墨  
閣彙讀之惟樂府諸篇乃與太史李研齋磨酬成軼余  
則流連心折而頓欲北面事之先生雄採詞壇思若泉  
迸機若輿發集中朱鷺艾如張巫山高將進酒句變化  
縱橫俱以情勝不待擬古而合於古使古人英哲亦不

得專美於前無凡近之作者往往有憂危之心激而憤

發之語不忤於世而似於忤詩道難言哉今先生擬古

諸作既和且平神而聽之又

何忤於世敬爲序丙午立秋

閩遊草鳴乎虞子曰唯唯時之不淑未有如茲也邁時

之不淑鮮有如余也茲時而以詩鳴誠悖矣曠矣顧余

非不知時也古來英流哲彥幽人時士豈盡得志於時

而鳴乎士人際會休明鼓吹皇風時也命也不幸而涉

亂世之波無涯苑結令焉不鳴有尙寐無說耳角有觀

以生將終日啼乎終日笑乎笑啼不得而以詩鳴澤畔

之吟行國之謠皆不得已之鳴也余性嗜詩不刀攻詩

三十年來游屐之餘付之無何有鄉矣遽者世變而桑身

有收錄兵燹之餘付之無何有鄉矣遽者世變而桑身

同浮梗汗漫入闕避亂中兩載危城三年孤旅鄉書

久隔骨肉此離于獨何心能已於鳴哉而又不敢任鳴

其胸臆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耳日與同人隨處倡和積

而成軼意腐之陸底不欲示人吾友李文素讀詩於世

性慕雅歌捐簞贊梓此草出以不合時宜之鳴鳴於世

必多胡虛而覆瓿矣倘有太史公其人察余之鳴而命

之曰虞子非窮愁不能著詩自見余幸其異日

不至以青蠅爲弔客烏能以無鳴已丑孟秋

北遊草

乾隆志傳

陳應鵬鼓吟集

省菴詩文章 蛟川詩話作鼓音集 陳

其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文章大觀莫妙乎此後世  
文章家不外是焉故其言大之則爲怒飛翼雲小之則  
爲鶉居鼓食而得其變化超越神乎旨趣不依傍乎昔  
人之藩籬者大抵得之二百篇之意居多奇變化克臻美  
桑唐之元白李杜諸君子其詩文之神奇變化克臻美  
妙無不義取諸此大率寓言之意居多吾鄉先輩翼雲  
陳先生有鼓吟一編輯自嗣君斐函文學吾社薛子五  
玉謝子又元許子孟祥已序其首余復何贅夫讀古人  
之詩文者不論其世不可以見古人之事不知其心不  
可以識古人之文蓋先生當神廟時韜鈴鉢鞞皆習爲  
刻羽引商其先人以武功進秩萬戶先生少壯時寢食  
老莊諸書兼通孫吳六壬兵法襲爵後守禦海堡諸武  
之暇哦詠成律篇取鼓吟猶之命名爲鷓亦本於莊子  
也然進推公言志之意又不盡是漢唐名將上馬擊盜  
賊下馬作露布談兵法而賦詩章者多有其人使先生  
遇高皇之時不難爲常開平徐中山乃遭甲申之變憤  
不得殞身報國而絕食以死則可與范忠烈倪文正輩  
爭光惜乎事業文章不甚傳而僅以吉光之手澤見也

余快讀間見夫仰觀遙天之飛鴻俯視大地之蒔卉生  
機神趣舒乎情性而自適乎詠歌唱和之間推其志大  
之爲垂天之雲小之爲蠶蠶之吟殆同漆園之寓言而  
不阿漆園之放達矣故不讀蒙莊之書者不識先生  
吟之詩而讀先生之詩又不知先生也先生之詩直忠誠爲  
與其未遂之事猶風之不知先生也先生之詩直忠誠爲  
國而發端於言論風旨者焉耳要在知人論世以得其  
世以得其心神可也豈區區騷蟲小技乎哉  
華夏過宜言八卷爲其上續者舊詩高宇泰曰先生遺文  
自況於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因卽名爲過宜  
言有被先生指摘者竊毀其二今存八帙  
詩彙過宜言自序曰嘿農習舉于業不暇詩疑未敢  
月廢手椽故戈同仇痼疾未敢隨俊傑識也已而戊夏之  
變避亂入山天降痼疾益怙其復不忍自許廢棄有山  
中一百五韻感慨奇胸忽思木石鹿豕惟舜可同耳遂  
舍之復居城市及今重九又匝週矣其間坐困絕炊或  
日見一或日見二或旬日連三見二見或間日竟絕外  
餘多奔走乞食其初夏又被逮下獄六旬非痼疾卽癡  
禍癡遇也賴石交縷被救得慶有生然而得生卽癡卽癡  
自顧駭甚偶讀晉樂府日重光月重麗於重九又癡思

今重九後更題作誦矣因自舊山中起至今重九日所  
作通行錄出以寓微忱附舊時作數首蓋避難時悉焚  
筭案凡代作嫁衣裳併私藏竹木屑靡遺惜不蚤同蛻  
營文豕冢之安得炬燼仍資徽人笏數亦負卻仰屋抵  
牙其何辭遷怒辜池別項書簾參錯存附  
棄甲敗鱗耳無別妍媸咸資戒遷怒也

泗水鼎樂府

職方獄中音所著樂府迹蒙難傳

謝泰履天懷集

舊詩作天懷文集

蛟川者

聾歌集

四明詩彙

詩文草創

案家傳云二卷兄

問童子業也吐棄華詞不以支爲旨他人繡其犖峴弟  
獨雅意經術非復童子業矣初受知學使鄒公旣矜契  
兵使王公兩公皆雅負月旦望者巡使趙公隄使張公  
尤隆慕選謂一第何足瀾子願郡邑諸大夫曰無易也  
此英英洛陽年少者迨余幸聯舉弟自信經術之抱諸  
已有驗雖沾沾帖括言而古今成敗國家理亂之故悉  
之矣迨余以勳嗣徵勞制府疏敘首列弟又謂經術之  
施諸世益驗於是走都下條記奮柄者五餌三表絳灌  
何知然猶以明經高第處之天懷曰是豈以梁王傳爲  
痛哭流涕少酬嗷嗷哉何刺虎而獲爾也此時事已不



可問矣歸而課子姪起臣慶臣輩壹讀猶之萬玉山房  
也當是時五弟天童氏實借他山若以世俗之儻然  
慮者天懷以繩以樞或推或輓自邱垤至於秦山三子  
者俱用屬去乃起臣實開其先天懷得無曰經術之貽  
於世及不益驗哉未已也後起臣而起者肩相望也即  
天懷年方登仕未遑爾老庸知不終取繩池之効乃一  
第潤之而不不足明經處之而裕如乎策獻廟廊而不見  
納依之升斗於磬折乎故未老而用老是以有今聾歌  
集之刻也蓋天懷書泛楫吳楚江廣間收海岱物匯山  
川氣一澆胸壘時形之篇什以近於聲雅不欲與經  
術拉傳然此可為進言者勸也不得之行事孰若及於  
其弟若子此可為進言者勸也不得之行事孰若及於  
空言此未可為聽言者歛也何也先與後初無相懸之  
殊而虛與實遂抱相形之歎也乃天懷豈然之哉夫堯  
舜既沒典謨總陳迹周孔而後六經皆空言況詹詹韻  
語乎惟天懷又附之以傳者故不與陳迹空言同傳駕  
說也乃天懷又附之以傳者故不與陳迹空言同傳駕  
遇負矣羽儀緘矣安用是詹詹者為圖之驥皮之虎也  
是刻也天懷又若無所得於心姑借風雲月露以博人  
意趣者不然而聾歌之名胡以命余竊謂天下何事非  
聾歌者品無妍媸以人之美惡為美惡文無今古以人  
之好惡為好惡即立身忠孝雷心在史冊極意修詞取

玩於耳目豈非如響者之歌功人爲之而於衷無所會  
之哉雖然有聲於耳并聲於心者曾不知忠孝之足風  
文章之足美又胡能歌若神明四達而託言褒如者其  
志素定矣由是而有歌歌以抒吾懷以寄吾憤唯陽之  
詠忠孰懋焉陟地之什孝孰擊焉歸去來辭文章莫大  
乎是効人云乎哉天懷慎毋以雙歌自少也文章經術  
初非二道倘讀其詩而不得其解是聽者之聲讀其詩  
而誤例其解是意者之聲於歌者曷與古今作者患才  
未至耳論衡之後有蔡氏元草之後有侯芭自聲以聲  
人千秋萬世豈少知已天懷豈肯遠以聲歌自多哉余  
微揣天懷意猶若歧文章經術而二之戚戚於親見堯  
舜之弗及周孔之既沒即鄒王諸公之望有未赴焉嗟  
乎天懷試問當今吾輩誰是知遇不負羽儀不綴者又  
安得借雙歌以醒天下之大聾薛士學序曰晉之柴  
桑唐之杜陵其人卽不工詩其人足傳也其詩卽不如  
今日所傳之古逸高渾其詩亦傳也夫千古之重二公  
者不必以詩而二公又能作詩以自見則詩傳而二公  
遂若因詩以傳子謂第以詩則人心之好尙固不一矣  
又安能使千古之譚詩者必出於柴桑杜陵而後可哉  
迺譚詩之家不能不祖豆於柴桑杜陵則二公生平之  
意必有喜見於詩者已天懷先生吾鄉之君子長者其  
生平雅量高致人皆歎慕而深服之先生固不俟以詩

見也而先生亦復能詩當其家居多暇娛情山水友朋相聚時有倡酬則長歌短章悠然自溢其風韻初未嘗汲汲焉以君子長者之意形於詩而讀之者覺其溫厚和平令人鄙累之心日遠即謂先生之詩爲國風之遺可也夫先生少負經世之才而不遇今高尙矣然其生平自有足重於古者其詩以人傳先生又不敢以自必子固能爲先生必之也以咏柴桑

杜陵工於詩而詩傳者又何如哉  
瑞芝堂詩一卷 蛟川備志 史大成撰傳時芝生於庭刻姻友所著瑞芝堂詩一卷

胡嗣佐聊以吟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是集爲周方人范香谷兩先生所評定

謝熾昌詩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熾昌字翼昭生平以節義自持有詩集自爲之序

李口詩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嘗從吾友奎岳友得讀李先生集而逸其名案集當是河頭李而名終

莫可考其詩俊逸朗爽不涉纖靡之習而感慨激昂之概亦時露之

僧如訥供石齋詩集 靈峯寺志 薛玉衡序曰供石者何余命社言齋名也齋何以供石名余

竊附數老以怪石供佛印也杜言棲錫煙霞久以詩集行世人謂狂言詩時而蒙南溟爲極時而麗西湖非如

第不無不束於律耳余謂詩律僧律兩不相寬此其爲  
杜言禪悅也若夫二十五圓通香嚴以鼻觀入道大士  
以耳根證果心性一了隨手天花得力處未始不在不  
得力處也杜言深於禪又安在不必以詩名乎余不工  
於詩陞乎坡老之後與杜言夙契不減坡老之於佛印  
望杜言進於詩異日杜言以詩說法也余慰矣至今鐫  
詩種種具目者自應珍賞又無俟余贅方承喪跋曰  
吾友杜言上人宗風高敞元請入深余五載孟浪蛟關  
禪悅獨契未幾別去今歲杜言至赤城出擔頭一帙相  
示近古排絕體正用葩無非以性情寫託偈倡其中意  
極神超處輒作青蓮甯一日于載矣

東甌吟集靈峯寺志越其燕序日杜言師長身瘦面

實徐探武庫劍戟森羅染翰淋漓煙雲滿紙蓋兼寶月

懷素之長台爲一人所至備釋快觀命題分韻陡峻如

海風駕帆輕逸若落花點草絕無近日飽習氣刻已

富矣近乃出東甌三十首相示蓋因友人相約遊台岩

爲風雨所阻師乃懸想其勝託之詠吟身未歷其地而

刻畫描寫曲盡神情龍湫雁影恍在心目間蓋其質地

最高所得力於山水者深故詠山水有餘味焉師詩

不待元髮而余實有慕於德休故贅數言於簡末云

閩遊集

靈峯寺志

徐熾序曰釋家雖以綺語爲戒然

寶誌惠侶惠標諸音宿皆有聲六朝至於三唐尤彬彬

然盛不獨標奇沙門抑且頡頏藝苑矣四明故多詩僧

子有友五人如朗初休遠輩最篤方外交推杜言未之

識也今歲攜瓢笠來遊閩中訪于靈峯之麓語吐煙霞

筆掃雲霧皎然靈一不足踰其吟懷懷素高閑豈能盡

其書法予招入社有倡必酬勝水名山無奇不涉蓋上

人爲訪故人容郡齋者兩閱月植故人挂冠歸上人落

落不稱其所懷來祇挾遊閩詩納行李中而去予日素

中詩草富矣瓶鉢雖貧庸何傷

上人嗒然而笑遂振錫東行

春詠集靈峯寺志姚孫森曰詩之能追琢者不能高

集擊鉢所成已兼衆美始

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耶

詩住初刻靈峯寺志

詩住二刻靈峯寺志

詩住三刻靈峯寺志自謙曰顧居士曰瓦鉢筲杖破

納敗笠問無非真詩似言詩有住也又曰海

波湖游林景窮冥若滅若沒中非無真詩似言詩無住  
也余則曰詩者無礙之法有聲之心也以有聲心宜無  
礙法爲心住耶爲法住耶爲有住耶爲無住耶蓋無住  
之任無所不住故得礙無礙得義無礙乃至悟所未悟  
見所未見如飛空鳥迹畫水刀痕求之非有會之非無  
是知真詩在破笠敗衲間亦在若滅若沒中居士之言  
固不可思議余又謂人能住詩詩亦能住人人住於詩  
爲迷住詩住於人爲覺住余一片常住真心從無始劫  
中已自了徹一切聲聞住余未覺其爲辭爲義顧人又安  
能覺余詩所自住哉錢龍錫曰余謫居蛟川遇杜言  
上人者道韻清曠詩格深穩夙已爲詞場尊勝相習愈  
久篇詠微富氣所撰詩住示余見其信腕拈來頭頭是  
道韻律禪宗不相畱礙謂住歸無住可也顧錫疇曰  
詩靜業也與僧最近瓦鉢筇杖敗衲破笠間無非真詩  
在焉杜公居海畔海波湖游林景窮冥若沒若滅中無  
時非方子春可遇則欲刻名爲詩不至於此不可得也前此  
諸刻已無脛而走茲刻名爲詩住將以不思議者返於  
無言說之境乎夫謂不可住是未登岸之夫也謂可住  
亦有方所之聲也夫住不住余不能知但以詩論詩者人  
心自然之聲也目前山光水色雲移煙裊何在不住  
料而吾之性靈亦若與之會性靈常活斯新機不住  
豈得以日月長鮮花鳥自韻爲礙於道而隔於禪耶

雁字百首

靈峯寺志

齋先生有雁字詩三十首先生長於書書與

詩並重於世今雁兵發遺編鮮有存矣客歲遊姑蘇友人以雁字詩分韻分題三十首見示余戲和之非曰效顰聊破岑寂攜草歸家適杜公亦有雁字詩百首出以相正再三諷繹始笑余之工力不敵杜公遠甚非在三十首百篇衡多寡也余拙於書詠雁字者以詩爲詩杜公工於草聖其詠雁字者不以詩爲詩而即以書爲詩不第以雁之字爲詩而即以雁之字爲詩舉生平書法變化回合之妙借雁傳神非尋常詩家蹊徑得窺其際古人觀舞劍而書法進觀捭夫爭道而劍法奇神解心會之事必非按圖刻舟者可冀焉

憶梅百詠

靈峯寺志

山語

靈峯寺志

鉢中詩

靈峯寺志

案吳郡沈幾題杜言詩云飄詠東

堪鐘鼓詞林笙簧文圃  
知杜言尚有玉磬編

侑堂山居四十首

靈峯寺志

宗輝芝峯初集

陳志橐

謝閻祥曰淨月上人幼年嘗侍

以熟其了生涯而思仰企於天暢祕演之列出其智

發憤爲詩感

敏捷可喜洵怡禪之妙有得於語言文字

國朝

劉上庸惜羽編十二卷

蛟川者舊詩

傳

蛟川詩話無卷目

謝泰定寄怡偶集十卷

乾隆

款雲樓秋集一卷

乾隆志

兄泰宗序曰蓋何子讀書

夫雲果可款者哉吾弟天申氏覽其詩而和之筆飛墨

舞非不見有雲可款者矣夫雲不可款而款之與無雲

詩未就而款之果孰幻而孰真雲已去而筆底之雲不散

雲使耶夫有真有幻有迹有神故能觸石騰空鷹寸而

周天行何神何迹何幻何真以無敗之胸攝之理丞屯

其胸何若矣不必仰睇夫雲也又自顧其胸之無敗者



若何矣不必有心於款也然雲豈易款者哉在人身膽  
爲雲以與天地參也膽能斷制若雲之出岫瞻繞智略  
若雲之呈彩瞻足揮灑一切若雲之排空而屏迹則所  
以參天地者不待徵之風雨露雷而始見焉今披之性  
情發爲歌詠亦有其出岫而呈彩者有其排空而弄迹  
者莫非陰陽之所摩盪山川之氣之所環聚而效靈者  
也天申款雲哉雲款天申哉天申款雲自有情之無情  
賢女化貞石山邱化百合之說也雲款天申自無情之  
有情老根爲羽人朽麥爲蝴蝶之說也兩說具在非天  
申其孰正之余惟有情之人多爲無情所款聲色貨利  
至無情者而人入其款中至濡首而不能出及鬪勸  
既終非但不能完其前好且徒增噬臍悔恨之苦夫善  
款者亦思所以爲善別之計而可也生趣太濃則死不  
能別富貴與太濃則貧賤不能別款安在哉亦將爲干  
呂之客所笑矣卽雲而論周秦韓衛異其地山川旱潦  
殊其象取舍於是乎生卽貧賤生死之紛念也而款之  
者何知卽忽查忽白轉盼炫人與電光石火同幻而款  
之者又何知惟能善別所以稱善款矣今將挾囊持贈款  
布款之徵情則浮蹤野迹豈爲我留卽翼布垂天盡款  
之極致忘與誠之野七聖而迷姑致之以詩而破款者  
則款之者亦有情可也詩可少乎哉又余以何子見雲

而款意固卽與雲遲天申未嘗見雲而款滿日  
皆雲矣天申款雲雲款天申尚以爲說之支也

天申集六十四卷詩文草創李文瓚序曰蛟川  
爲余家三世同譜先司馬於觀察公

先儀部視天愚先生皆如蘭雁而家季昭素復偕慶積

同舉於鄉尤最契云謝氏替紱之盛甲海內淺人羨積

笏雅流驚殖學而不知其砥礪好修相率於操行盡慈

明有道之侶季布朱家之匹而天申先生尤卓然於文

章於行誼大經世之略而裕應機經變之才者也余曩

歲去燕邸獲交天童靈昭兩年翁未幾修絮酒而哭天

童於位因得覩先生丰采莊莊粥粥不苟言笑余望而

加肅自是益心折之何子長人操行士不妄諛悅人於

先生誼則渭陽交同研席其心賞最篤生平好尚亦大

略相類殆云無忌酷似者耶茲閱所撰行略皆一一表

著信而有徵嗟乎薄俗澆凌戈予骨肉且有口貧閱貌

於陵者海晏逆孽誰不庇之昌平絨騰誰不利之如雷

羅則荒政舉雷鎮則應卒神泥灣渡筏弄弁如兒柴樓

城著書此固天性特優孝友俠烈迥出儔伍亦由學力

沈厚故其著述之富伯厚避席用修扶輪無怪也獨惜

是六十四弓欲資枕祕未負車芴斯實雷電相將於兵

焚乎何有余且醉酒遙天冀得紫泥送簡竹書啟匣奚

躍如之先生於嗣君之行著十六字箴親民實訓及理  
興要略盈數萬言慶臣年翁稟命承教奉以周旋卽先  
生澤惠庶郊光遠有耀始知向之卓然於文章於行誼  
者果有用之學而非金玉矢金弧第爲矜美已也續淺淺  
小音學山未至何能拜謁於萬一敬  
書數語以志景行云爾康熙甲辰

虞爾昭詩集一卷

較川詩話

謝泰交天童詩文集

大雲堂集

陳衷赤跋

詩文章

創作

天童集

卷五

無意爲文而文益工今人有文而益薄此文行

之不相符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余與天童交二十餘  
年其待父兄者以至性其待朋友者以悃誠至有發於  
所勇感於所激雖賁育不能下人或以癖視之而不知  
其於性天無愧非若今人之有意爲文僅持守顯而已  
而發爲詩歌古文與之所至墨妙辭敏筆不停亦非  
若今人之有意爲文修飾華藻而已天童少年嘗苦病  
病愈卽強記博覽趣至卽拉一二友朋登山學舟過足  
迹所至奚囊往往不絕定固濱海地僻瀉瀉無高人韻  
士往來其間得天童而吾邑爲之生色蓋山川之秀有  
特鍾耳及其薦書都門同登者不下百數輩而燕趙之  
士酬歌慷慨必樂與天童遊蓋其學問力也抑亦情至

而然與夫今之爲文者有矣如天童之言辭迅發率性  
而出者有幾卽有之而言不符行待其父兄朋友者如  
此形爲詩歌古文者又如彼豈其初有意爲文而必強  
符其行哉其於古今人之相及何如也今其人往矣其  
文具在可以徵言行之自符而相顧爲有素矣嗣君乎  
吉不忍其父之遺書湮沒勿傳又謂余相識久頗習其  
生平乞辭其詩與文

若干以志不朽云

蟲天集

乾隆志 兄秦宗序曰文至秦漢止矣詩歌胡

漢以上則不能不波以視於今猶夫秦漢耳今郁樸之  
士虛稱復古比事綴詞求所謂靡麗之文百不得一  
秦漢上哉余奉先君子之訓與諸昆季從事六經左國  
諸書錯綜情文根極理要靡麗之至矣或得其肉或得  
其骨惟天童弟爲得其髓而犁然有當於心天童之言  
曰六經原本孝友吾不得而議矣此曲而直隱而顯非  
杜預所以成癖乎遠鄙倍飾命台非子厚所以隱情乎  
舜則成瘡隱則可非彼於孝友未數數然也夫天童豈  
徒與古爲徒者哉守章句者罔識秦漢爲何物至成一  
家言無以名其實之所存卽詩歌胡爲者今天童遺藁  
具在豈無曲而直隱而顯可以定詞行遠者是不可不  
求其實之所存以相爲瓜摘也天童性孝友研於古而

益厚之其發爲思親百詠者永慕之感也其抒爲防海  
機宜者錫類之仁也卽行歌臥語總與觀羣怨之資蓋  
實懋而文著焉余惟登枝欲扶其木五常爲吾儒之筆  
舌是集所遺先君子實式臨之余偕諸昆季心服而未  
容盡立者也倘粉其題頽兩其渥須卽詩歌又何爲者  
然則以詩歌視詩歌卽天童之秦漢也以詩歌之實爲  
詩歌卽天童之孝友也詩歌非古秦漢爲古秦漢非古  
孝友自古惟天童弟爲得其髓也靡麗云乎哉旣其文  
不旣其實揚雄之所爲靡麗百不勸一者也旣其實  
旣其文天童之所爲靡麗以一該百者也夫有進於靡  
麗者方知秦漢非秦漢以子言爲僞美哉是編也猶子允  
爲掌文之本天童意以子言爲僞美哉是編也猶子允  
昌實董成之而薛陳鄭數子竝借較讎是  
亦足驗天童孝友所貽而傳古爲不負矣

燕臺集

天恩集

蛟川

北關

鄉試

成試

南宮

不第

歸途

雖

寂與彌象

上是以有

燕臺諸詠之集云

思親百詠

蛟川

何壽人驚鳴詩集

天申集

謝泰

定序

曰詩之義

何昉乎

昉乎思也

思之所至

卽教惟樵夫

遊女皆能迅口誦吟任天舒寫後世騷人墨士必欲審  
音協律以文其固陋而思之致遂有其非詩之旨或失  
之誣庸詎知古今之變於天地者無之非詩也是故  
鳥語蛩吟蛙聲蟬噪詩中之響籟也奇花異卉時至物  
生詩中之藻績也青山白雲惠風良月詩中之景物也  
離情別緒夢想魂交詩中之情愫也盈字內何人無思  
卽何在非詩然而思則得不得也古者采風問  
俗吹銅縵瑟大都於笙歌巷詠託興賦比而樂爲聲詩  
之祖良以比事揚辭因心寫照其眞情至性有畢露於  
謳歌吟詠之間者粵自皇娥白帝鄉雲帝載之歌興以  
至麥秀採薇白雲黃竹變而爲十九首五言律又變而  
爲柏梁西崑六朝三唐今且變爲濟南景陵矣世變而  
隔家異人殊各自爲體而反置思於不講夫詩而廢思  
豈復有詩哉何子齊人家東海名山水間見贈吟載業  
山川奔放思之而得高深之致見流浩波浸榮潤繞  
思之而得浩蕩之情山鳴谷應感時應候思之而得時  
物之變草生木脫代謝榮枯思之而得消長之理仰觀  
俯察動靜維何一不足以致吹詩腸笙簧韻府而況  
出以靈心慧性架學飛才故其爲詩嘒然其聲以秀也  
劉然其清以邁也鏗然其韻以悠而諾以律也蓋詩一  
系乎思則粗織精工經營慘淡凡天下之有響有韻有  
藻有續有景有物有情有態皆森列而助吾思維所不

及故取靡窮而用靡竭浩乎其不可涯淡澗乎其不可  
町畦古人所已到而思能致之古人所未到而思能啟  
之思之際量且將上追百代起古人而與之游而違問  
孰者爲正變孰者爲盛衰哉夫詩有體裁而思無體裁  
詩有格律而思無格律任性而出矢口而陳運韻天然  
自成機杼語云思男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慕思之所  
結能化無而爲有能出鬼而入神况乎聰明才慧人所  
自具不思則不得思之而情有所未感得者哉若壽人者  
可謂能自得詩者也

屠粹忠采芝堂詩集

抱經樓書目 然圖光序曰王謝蘇

朝唐宋韻於時非地與時能韻人其人願自足韻於地六  
蟠錯者不給而藻性茹煙霞者不空而與苟其旣逸  
書史弄吟花月則曉窗鳥語夜漏梵音無非吾姓安在  
弔湘君於三楚挹蛾眉於天半哉同社芝巖世產江辭  
城齒齧青浪花弄白帆送夕陽晴翠春雨早已拆蕩其  
襟次雖紉紫綬而想棠陰猶然物生之未孩也曉嵩臺  
而探河洛臨洪濶而美伊人十里虹橋萬條柳線吁噫  
唱數短拍長歌無之而不韻者也無之而不韻無之而  
不吳山越水也奚必王謝諸人六朝諸勝乎余自臨牀  
葵圃攘臂騷壇有日矣覽此新編蔚然霞舉其淵源蓋

有自前赤水田叔兩先生詞雄一代茲以糾紛簿書當  
襟荆風露中獨曠然自命以無隕乃祖風豈時與地能  
限哉其人因自足穎耳毋令西

栩栩園詩二冊抱經樓書月汪晉序曰詩本性情而

何如詩陶淵明高蹈遠寄故其詩多沖淡而有餘韻杜

工部滿腔忠愛故其詩沈摯而多頓挫他若青蓮之豪

邁不羈浩然蘇州之清高出塵韓柳之淵奧溫李之逸

麗蘇陸之識力堅到其人其詩亦莫不相似于載而下

讀其詩必想見其為人荷其人為君子所差博即詩多

可采識者猶議焉四明屠芝巖先生我垣中前輩今又

同官廷尉听夕相從真學道君子也先生口不言詩而

著作甚高昔台封邱刻十二冊垣中請假家居時約為

六冊前歲出六言授梓士大夫傳誦一時紙貴都下今

又約為二冊誠集眾版以成裝數真金而百鍊皆散言

大義不刊之旨也先生居諫垣所入告者莫非仁慈愷  
佛惠愛中外之言奏議在國史可考而知也其平居隱  
約自甘恂恂若不出諸口閉戶卻掃靜觀返照其於勢  
利薰灼皆有夷然不屑之致林居棲遲先世赤水先生  
鬪中花鳥風月莫不發為歌詠故其詩刻畫深到寄託  
高遠自言其所得絕無浮飾影響之談殆合陶韋柳陸



而為一人者也有先生之人而後有先生之詩豈  
與襲唐宋之糟粕飾聲病之文詞者可同日語哉

陳錫嘏兼山堂集八卷

林堂書目 鄭梁序曰吾友陳怡培

庭先生一卒世遂有從而歎其無成者謂其晚而後遇  
天不假年既無所設施見於當世而又平生不事善述  
無以傳後蓋平昔之行而使其設施僅見於家庭倫紀之  
夫以先生之學之非先生之不幸也至其不事善述者豈  
間固世之不能哉入乎其中而知其甘苦觀乎世之立言  
者而深有所恥耳曾子之思昔者吾友也曰有若無實  
若虛如先生者庶可謂之從事於斯矣彼議之者其人  
其學不知自居何等而顯挾其尸行肉走之勢以加於  
蓋棺論定之人余嘗問而恨之已巳南歸因從先生合  
子莘學索其遺棄意欲錄梓行世以開議者之口而奇  
零散軼粹難策萃選勝拔尤俾得文若干卷都為一集  
或者見其諸禮未備恐不足以成家余謂文視其可傳  
否耳豈以其多寡論哉古之人文生於情往往不得已而  
後言而其言之也一生精神皆於是乎在彼雖更千百  
年之久而讀其文者猶可以論其世而想見其人此立  
言一事所以居不朽之一也今之為文者其中原何所  
有而徒欲飾之以為名高往往得已而巳或抑揚頓

挫於章句之間以號大家或擬拾掇摭於經史之中以  
鳴實學而究於一己之精神無與則有此人之文而可  
用之於他人彼人之詩而可借之於此人者矣紙墨未  
乾已先腐朽盈廂累帙之多豈足以誇一時而欺後世  
乎先生是集雖少然試一讀之天性之篤擊學問之精  
微立心之忠厚制行之和平初初焉不啻對其人而與  
之語蓋惟其不輕於立言而所言者皆出於情之不容  
已故能精神煥發一篇之中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  
如昔人所云也若必求其諸體俱備而後成家則屈之  
駮司馬之賦孔明命伯之表于卿元亮之詩其不克與  
今人鬪富也久矣由斯以言先生平生之志不事著述者  
是乃其深於著述者也議者之曰先生固所不恤余又  
豈必爲先生辨哉余念鍾期之既逝流水之言欲絕矣  
九月莘學屢書來促念鍾期之既逝流水之言欲絕矣  
率略數語孫子荆之驥鳴耳先生言靈倘亦有鑒余情  
於意言之表者乎提要曰是集爲慈谿鄭梁所選錄  
凡文六卷詩二卷頗不失規度然錫箴  
本以制義擅長此則其餘力及之者也

謝泰瑞海隅集

從子兆昌撰傳案

許應禎許伯子集

書巖集蛟川詩話薛士學序略伯  
子詩文不爲卑論以取妍於人亦不抗

蘇以驚  
俗云

盧宜鴻遠堂全集十二卷

續者舊詩  
先生詩樸直中有雄氣

謝歸昌詩集

陳志

和陶詩

陳志

家傳歸昌合德化時

謝廣昌燕遊草

刊本  
案廣昌字載歌是

謝兆昌閒居集

輔軒錄  
蛟

詩文章創

陳志

蛟川詩話作蛟川詩文章創

外家期兩巨公高文鴻冊見聞濤染至策中所載二卷  
三卷諸人皆朝夕聚首相與上下其談論者耳目洵極  
一時之盛然欲因是而推之嘉隆以前則女獻無徵矣  
况欲等而上之乎豈昔人所重在立德立功而於立言  
姑委之末務與抑其時無好事者多方求為遂至湮沒  
失傳與乃憬然以思及今不一為揚益則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也後死之責將誰與歸用是不揣鄙劣妄為  
論定又以日薄崦嵫急思就緒疏略甚多冀後有起者

謹事而贈使吾邑風雅尚存便擬  
則必以茲編爲嚆矢矣康熙甲午

陳夢蓮省菴詩文鈔三卷

陳志

芝鹿園草

蛟川備志

傳嘉讓問梅堂詩集閒居集謝兆昌序曰傳君問梅堂

百篇以來歷秦漢魏六朝至唐而遂以取士然今所傳

者應舉詩絕少間有一二不足動人蓋依永和聲調乎

情性其藉爲追逐世好之資與僅充筐篋羔雁之用昔

無當於詩者也若幼澤風雅無意仕進朝不坐宴不與

家庭之內安常處頃無陟謁之悲與脊令在原之

急所留連朝夕往復唱歎者惟朋友之樂居多君又性

好客四方賢士至者無不賓也以故家亦稍落然君終

不以此自衰止嘗訪友桂林地處僻左而山水重於天

下巒煙瘴雨啼鳩愁鵲皆足以發詩人之懷故鄉人相

聚則竟然以喜聚而別去則戚然以悲宜鬱導滯總於

詩焉寓之日久而遂成集春秋時列國名卿大夫班荆

道故咸賦詩以見志而識者若一一洞悉其生平君爲

人肝膽洞豁無齷齪不吐之態太白詩云若議方寸心

更誰可傾倒世有欲知傳子者必於是詩取之矣李

集

時培序曰詩者性情之所發見而亦人品所由分也朱晦翁論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密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濶以爲詩之道亦然而近世侯方域亦曰夫人未有人也竊以爲詩之於詩能光明而磊落者然則不知其胸有忤怩而見之於詩可以知其人之性情矣傅君公孝與余交三十餘年其事親孝取與廉而尤篤於朋友之誼凡有緩急不惜傾困倒屣以相給以是家益落然君初不以此爲意凡朋友自遠方至者必延至家暢談竟日花晨月夕對景生情流連感慨銜杯倡和故其所作皆光明磊落之言無礙礙嘖嘖之態日積月累久而成帙余爲擇其百首梓以問世是亦臥龍之片鱗也然而公孝之性情梗概亦略見於此矣是爲序

友石齋集

蛟川詩話  
蛟川備志  
蛟川詩話  
友石齋集

李文偉淡圃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  
文偉字給仲咸貢

箋五十年歌詩選  
首志終未衰云

薛士學巖集

乾隆志  
蛟川香齋詩  
馮景岐序曰先

事絕不以蒞於胸中年未艾即謝去場屋旋貢學於  
不其爲文源本經籍而取材於史質實典茂自成一家  
也其爲文源本經籍而取材於史質實典茂自成一家  
不肯襲唐人語偶問燕聚坐有談及官府里井事者必  
喜與俗人語偶問燕聚坐有談及官府里井事者必  
面斤之好茗飲或連數日吾生平無他可傳可  
傳者獨此一茗飲或連數日吾生平無他可傳可  
文集必盡攬手鈔端坐而讀之今集中所載者過半大  
抵皆志其考訂遺佚景仰而賢學不已之意蓋其學  
問精進篤志不倦如此并欲以文章自見矣與余邑  
湛園先生交最久湛園以詩古文辭擅名海內入史館  
推著作鉅手暮年登第交遊聲氣幾遍天下而先生足  
迹不出蛟門百里間與其徒講道論義於荒江窮海之  
濱終身褐衣蔬食晏如也兩入趣行不同而相視莫逆  
自四十時湛園爲壽序感先生飽飲經術而無所施爲  
爲可惜又四十年先生年八十復自京師爲序走三千  
里以贈深自悔其四十年之顯蹟沒溺於是非得喪之  
途而不知返而羨先生能隱聲含美自樂其志謂爲有  
道之流非已之所能幾及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當先  
生未歿前數年有唐君鴻舉者謁選得鎮海令湛園錢  
門先生謝不見亦竟不往拜唐君復亟請先生日某布

衣誼不當私壽令君必欲見者於朝且日學宮行之可矣唐君如言至日侵晨謁聖後卽肅衣冠以俟博士遺役趣先生至則行相見禮酬答外無一語及他事卒成禮而退唐君以是益重先生其歿也爲助窆多事又請於學使者俎豆於鄉先生之列唐君固非俗吏而先生之高風盛節實有以致之也予於先生爲晚進而辱有忘年之契憶予館謝氏時先生一見謂可與語自後眼日必過于齋頭談說論議至忘晨夕先生不以予之不學而獎進之今去先生之歿忽忽幾二十年于亦幡然一老翁矣學殖愈荒落愧無以副前哲期待之意得載筆以記先生之手定本所欣然是刻也於先生文不識之一係先生事足以重先生之文且以嘉二子之能爲先生之唐君之實足而樂熙乙未先生之文且以嘉二子之能爲先生之

張昇澹甯軒棗乾隆志傳

鄭維馨越遊草天愚集詩話

蛟

和天愚山人菊醉吟百首

薛士學謝秦宗傳案蛟川詩話作和謝給諫菊醉吟詩

百首

謝緒敷東井軒詩文鈔

乾隆志傳

蛟

劉行可香山集

乾隆志傳

蛟

邵元觀偶言集

詩文草創

鼇江草

詩文草創

知非草

詩文草創

扶桑吟

詩文草創

李琦三白居士集

宋訪冊

張學伊靜廉齋藏橐

蛟川詩話

家風世守錄

乾隆志傳

蛟

歷朝六言詩鈔

乾隆志傳

蛟



張學謙繩廬彙

蛟川詩話  
蛟川詩話  
舊詩作繩廬漫草

郎作霖寶山集

蛟川詩話  
蛟川詩話  
蛟川詩話

謝緒宏燕山吟四卷

乾隆志傳  
蛟川詩話  
蛟川詩話

旅遊草二卷

乾隆志傳  
蛟川詩話  
蛟川詩話

李眉晚香集

蛟川詩話  
案乾隆志以是集屬之文偉誤

謝緒敬望道樓詩草

陳志案從子闈序曰作詩之道

非博之乎義理之趣綜覈乎千百年之事實而了然有  
得於中則雖日馳騁乎風雲月露之間而所謂性靈者  
皆嚼蠟也於天籟何有哉予嘗聞昔人論詩之大旨曰  
詩有別勝非關學也然不多讀書多窮理則無以磨其  
才識而裕其原本旨哉斯言是為近日詩家之鍼砭矣  
從叔父小江先生幼有大志好讀宋子全集屢試鎖院  
不售則壹意畱心經世之學隨其所得纂輯成書毅然  
若可坐言起行者蓋有感於世之人日汨沒於制舉帖  
括之內以弋取聲譽而毫無實際一行為吏而漫不省  
事故思矯其弊而力砥之然則揆先生之意尚不欲以

文名何有於詩然惟如是而先生之詩有不可磨滅者矣昔紫陽以自身集理學之成孔孟微言藉以昭揭然觀其集中所載諸體詩何嘗不足奪供奉拾遺之職特不若世之言詩者月鍛歲鍊以求工於聲調對偶之間而耗損其精神於無益之地耳讀先生之詩者知以此意求之則雖全豹一斑而於先生之理學經濟亦有可窺其端倪者矣予慨夫今之以詩名家者胸中無數卷書供其驅使而好爲韻語以充投贈羔雁之具剽竊既得漸不自知其端雖極淺劣之作而公然付之制刻可謂前無古人詩道之弊有自來也安得出先生之詩而一救正之雍正壬子

括蒼文存

乾隆志傳  
川者舊詩

蛟

即汝望詩集

蛟川詩話

方學詩集

蛟川詩話  
康熙甲午舉人

案學字

謝緒恆問渠集

乾隆志傳  
蛟川詩話

蛟川詩話

蛟川者舊詩作

子朔自名其所爲詩也子朔少受業於余其祖父伯叔俱以善詩名吾甬言詩之家莫或先焉子入塾後得與

其羣從爲詩子朔方治制舉未遑也及長始稍稍爲之  
子馳驅南北不知子朔能詩迄子朔遊京師經歷道途  
山川往還友朋投贈乃大發於詩哀然成帙名流稱賞  
延譽顧子終未見其詩午未問子朔與余各遊宦畿輔  
不得遇起子之歎無自而發庚子朔中京兆舉歸子  
亦乞休家居癸卯秋訪子朔於蛟川始出其藁正余而  
乞爲序子覽之和平溫厚者其氣澁綿愷惻者其情文  
不害辭辭不害志若無意於求工而工出焉嗚呼子朔  
工於詩蓋久矣而子年至八十餘始獲見之則子朔寄  
託於詩而不求知於人不七名於世概可想見非今世  
可比也廬陵有言窮而後工子老且窮爲詩至五六  
年而尚未敢自信其爲工子出子朔下矣集名問渠爲  
問子朔之渠深廣若何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渠之體也  
灌原隰供濯溉渠之用也體博用宏以是擬子朔之詩  
出而清灑明堂鳴國家之盛處而散石枕流挾風雅之  
英極江瀾之澎湃薄沼沚之渟澄子能限子朔之所至  
哉乎

閩遊草

蛟川詩話

古文約編

乾隆志傳  
蛟川書舊詩

蛟

歷朝詩藻

乾隆志傳  
者舊詩

蛟

王諭夢茅集

蛟川詩話

乞丹集

蛟川詩話

自序略天馬行空不受羈勒惟李

若下筆不超黃太史所謂古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  
無金丹也張懋延曰余讀乞丹集有霧鬱雲興龍蟠  
鳳樓之勢使望者目炫  
心悻正復氣聳神涌

朱紹懋梅朗集

乾隆志傳

洛吟草

乾隆志傳

案乾隆  
賦雜詠

沈景濂還齋初編

乾隆志傳

還齋二編

乾隆志傳

謝兆昌日會中詩出入  
於唐宋之間天然秀色映帶眉宇

李日孚詩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余少時曾見李日  
孚萬邦詩集伯兄者舊詩嘗列其名云

萬邦詩集

蛟川詩話

虞廷侃忘憂草

乾隆志傳

謝秉昌西堂草

乾隆志傳  
蛟川詩話作西堂小  
草

閒情草

詩文草創  
蛟川詩話  
謝兆昌曰對越所著

一枝梅寄古人情荆山采去誰非玉漢水貽來總是蘭  
憐妻善病占乾鵲臨事多疑類野狐不將蜀酒濡頭醉  
恰遇殘棋袖手觀形骸可略憑兄弟鄙各難消畏友朋  
已讓驀驩千里路常思鴻雁九秋天着屐一生須幾兩  
敝裘還是值千金久著書籤消歲月偶從藥裏問君臣  
客依不榻心俱寂偕定茅廬偈亦無帳中容箇支離客  
燕市閒消米數升荷鋤劉伶死便埋先生笑彼未忘骸  
薄俗近來多忌諱逢人莫便說窮愁五言如苦菜看始  
面艱難憶汝身拌餘無味助鑪撥未然灰爲農良不易  
仍欲事操觚比來常豁達屢得讓賢皆雄渾不雕琢  
而自

方望薊閣集

乾隆志傳

謝允昌詩集

省菴詩文鈔  
陳夢蓮序曰吾友孚吉謝子  
夙稟家學天性孝友與羣季更唱迭和饘食

於柴桑浣花之間所著詩篇皆陶寫性靈一洗雕績之習一日出詩示余余見其贈和遊覽諸作淡宕於天空海闊之中悠然得句意不在詩而語語無非詩殆君之性情所發抒而筆隨之歟

無名氏甲午集一卷

五於齋藏本案是編皆詩彙首簡

輩又有寄傅嘉讓謝緒章詩知爲康熙甲午也

陳錫光秋巖詩彙

陳志

謝功昌萼圃詩集

詩文草創裴璉序曰余赴墊蛟川間

得暇則與其兄對越刻意論詩互相切劘一時羣從若大周半吉維賢諸君各精研舉業不及詩迄余別去奔

走四方間十餘年再過其地則諸君競以詩名春草池塘雪尊奔墅皆中郎羣從相酬和之作居多噫謝氏多

賢而余得一二辱交何其幸也丙戌暮春復訪之屈指契闊倏忽九年在武已老日就頽放詩亦不復作矣

嗟乎才如在武抑塞不遇僅假蟲魚草木以抒寫其悶悶無聊之概詩雖工豈不重爲造物者惜哉既爲點定且序以遺之子之言固不足爲君重他日有覓君詩者

則予且得藉君以傳而因使天下後世知吾濟之窮且

老面均不得志如斯也

謝緒章見山初集

陳志彙

自序曰余書室在城之北隅

平日所爲詩而題之曰見山集余之居是室也山光悅人陰晴變滅風博潮汐近撼城闔日援琴三弄而止悠然遠寄不知天地之爲大而此身之爲小也偶有吟詠多率意而成不求其工亦復自喜或曰不工之詞無與風雅詩固可以苟作乎曰不然余獨愧夫不能養吾性而益然出之耳若雕琢致飾以求工靈源不添一障乎今夫琴雅樂也神不凝氣不斂而驟焉案之指下微聞格格不相入使學操緩者吟徐注綽難未盡致要不與器一者乎況進此而旨淡於希聲趣領於無絃者乎夫詩之爲道大約不離此意近是陶公采菊悠然見南山而欲辨忘言不啻千載畱此佳境以待後人之神遇也夫

見山二集

陳志彙

鄭性曰北溟所爲詩見之四明四友詩刻後所遺不甚多今序而續之

曹鏗閒居雜詠

陳志彙

餘年吟

陳志

陳丹詰偶然草二卷

蛟川備志

陳志 棄無卷目 陳汝

讀書之下 賦歌吟詠以自爲其幽懷久而成 賦頌其名 日偶然草 歲六之意 特以無心思 索信口 隨歌云爾 讀之者 覺即景 陶嘉 綽有天趣 非規規摹擬者比也

王鶴遷詩集

蛟川詩話

張慈廷曰 鶴遷字東皋 胡詞佐門人

陳錫尚雅哲園詩文集十卷

陳志

張懋建介石集十二卷

乾隆志

傳無卷目 蛟川詩話 初集四卷 已刻 孫嘉淦

序曰 鎮海張子介石幼稟庭訓 好爲淹雅之學 其於諸經 籍潛思博覽 者有年 乃以所著經說及雜撰之文 來質證 其間旁搜遠紹 疏通證明 貫穿百家 包振餘子 可謂有本之學 余樂爲檢閱 之憶昔 余爲祭酒 時張子以選士入成 均余卽嘉其器識 溫雅非凡 材可比舉 爲胄子 師分司 敎事 旣浙中 嗣府上 蔡程公 鷹 府博 學鴻 詞

之 詔 旋 魁 京 兆 試 才 名 籍 甚 公 卿 間 而 張 子 始 終 師 事 余



不稍易其志夫人志定則神靜神靜則義遠當其中心  
所孤詣或亦無能以告語而於文則抒其所得而與昔  
聖今賢相印合誠有自立於不朽者故僅以文詞才張  
子而實未得其深也君至性純誠內行潛篤而充篤於  
師友之誼其爲文蓋有本焉非貌而襲也守師集四方  
人士之盛其聯車轄結衣冠而來遊者梯榮爲耳媒利  
焉耳君處豪華富貴之場而青袍芒屨淡然自樂日引  
諸生徒媿媿陳經義不倦復以其餘力習爲古文詞夫  
古人之文固不必有意贊毀其工拙而治經貴明經更  
不必人盡兒寬以經術致通顯微治經之效也夫惟研  
慮暢心而道充於身直達性天之奧庶幾有當焉向其  
敦勉乎哉 周長發序曰吾友張君石凝爲女根柢理  
要不煩不支其質靜以撲其氣和以舒其謔論曲而中  
其敘事整而有法於諸經尤長於易與禮往往多所發  
明其積而至於數十百篇而爲之尚不知止嗚呼亦可  
謂勤矣哉夫而東山海之會地勝而人物代有在明盛  
時桂學士彥良賀給事欽張尚書時微陳僉事東屠主  
事隆沈布衣明臣各以所長者聲一時其流風道書至  
今存焉石凝起諸公後與相長雄植愈高而業愈工其  
亦事之甚快者矣往歲制科之役余與石凝皆爲新開  
府所舉故又爲同年生以余之陋幸試入等得任官翰  
宗而石凝以彼其能獨久不遇尙齒孝廉名籍中河天

之厚石窳以文而復使連卷如此耶然士之遇合遲速固有數存其間其不可速致者數之自然其疾所有而要終無不遇者則理之可必也夫君子於事亦質諸理而已矣故余序石窳之文且以決石窳之過其文之偉曠卓犖而可哀者足以爲石窳信其可傳其他不足爲石窳歎也國社序曰吾師介石先生標尚清省力探酌簡之與斐漢之渾唐之麗宋之清明之雅胥斟酌而齊萃之其課諸生發抒心得指畫章程一以古大家爲規範則於此中有獨到者矣蓋荷闢之王通學聖人之道教其徒王魏房李輩得以興太平定禮樂胡安定教授蘇湖德藝並見朝廷獲收其用今游先生之門者多以名賢陸清要而余兄弟亦得先後綴科名備員詞館願至於今之立言者顧先生首齋治寂渾渾無悶容整躬淑世踐履於道藹乎冲和而淵厚粹然協合經術而爲人倫師蓋古之儒者不愧矣夫豈肯以文人自命乎而由其所爲文循諷卒業焉原本鑿術郁郁矣矣其所

庭學草八卷

詩話作趨庭草

毛桓序曰余友張子介

必底哉夫人情每私於所稱而阿其所從學吾所信安

駭歎以爲古人之無所甚難也余豈阿私其所好耶皇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毛桓序曰余友張子介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庭學草八卷詩話作趨庭草

石負大名於甬上耳其人矜矣庚戌至京師始獲謀面  
讀其文穆如也瀏如也其古作者乎讀其詩宏博而幽  
深沈鬱而頓挫而一種蘊蓄涵遠之氣別具天眞于籍  
誦之既而稍與狎見其行笥有母夫人遺像每封人  
嗚咽不自己蓋陟屺之情幽明弗隔也長安屋椽庫下  
蝸舍劇談縷縷如家人且以逮事若翁遠離爲念且以  
一二同懷天涯間爲憂其中曠然其色憫然于始信  
介石眞至性人也東風至而酒溢蠶鳴絲而商絃絕  
或感之也于無似而最善病潦倒京華幾至三旬九食  
衣縷頻穿顧介石誼如骨肉博士餘饑不吝推解凡可  
以爲子謀者靡遺餘力管鮑雷陳豈必在黃雞白犬間  
哉傳所謂順對信友必於誠吾於介石尙何間然陸  
生云詩緣情而綺靡坡公曰士之賢者恆見於顏面而  
發洩於詞氣非可以苟而已也介石努力教崇明德黼  
黻

盛時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詞則冰條吐葩言歡則禾梗  
怡顏語切則偶像滂沱苟具眞性  
奚之不可言於介石有厚望焉

唐詩補選八卷

蛟川詩話 乾隆志無  
行述作六卷

蛟川耆舊詩六卷

龍軒錄 乾隆志無  
行述作八卷

武安風雅八卷

蛟川詩話

序曰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凡以

行述作十四卷

單德讓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驗風俗之盛衰

見政治之得失備當時輶軒之采而爲後人觀感興起

之資舍風雅不爲功清漳故才藪爲朱子過化之區長

秦漳隸邑也山川靈秀文物蔚興立朝建偉略在野樹

芳規固代有傳人矣而出其緒餘又能寫性情觸歌詠

庶幾風雅之遺然年世久遠盛衰循環雖有長歌短詠

幾散佚於荒草蔓煙之中藉非有嗜古者彙集成書何

能久延弗替耶余奉

天子命分巡漳南省方問俗每於屬邑倦倦致意長泰

令張君以公餘修飭邑采余旣爲之序矣近采邑中賢

人君子自宋元明以至國朝人各有傳傳後有詩不拘古風近體象爲一集顏

曰武安風雅復問序於余蓋武安者長泰古號風雅者  
詩正宗也余聞朱子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自書傳所  
記處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  
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  
又爲一等今武安是集未知與朱子所論三等孰堪比  
擬然詠歌所傳遠自朝廷近在閨闔旁及友朋酬答所  
以立綱維垂典則論世知人備  
聖朝藉軒之采而爲後人觀感興起之資未必不有取

於斯焉然則張君象  
集之功顯可少乎哉

邵星瞻詩彙

蛟川詩話

張懋延日星瞻好吟詠每一詩  
成就正於伯兄介石先生後卒於補陀寺詩

彙亦  
散佚

謝聞祚籬雲樓集

蛟川詩話

巢鵲軒集

蛟川詩話

無師草

蛟川詩話

慕園草

蛟川詩話

蛟川

家園草

陳志棄 陳景沛日參戎李  
大倫梓其慕園家園二種

歸田草

蛟川詩話

潛蛟語

蛟川詩話

光溪偶吟

蛟川詩話

緱城遊草

蛟川詩話

北行近體

蛟川詩話

西行雜詠

蛟川詩話

案家傳簡祚

公車唱和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日

濤山師於戊午冬

先生及甫上

與弟存之赴禮部試同行者先孟氏介石

包石公編虞殯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余婦兄包石公

訃歸里治喪

以孝廉掌教咸安宮闈其母范太孺人

張懋迪僅存草一卷

乾隆志

蛟川詩話無卷目弟懋

中詩彙而錄之天

延曰仲兄弱冠而卒後余檢其篋

張懋延求定齋詩集

蛟川書畫詩家

蛟川詩話

蛟川書畫詩家

傳作四卷

王文獻遺集

能蛟

川詩話

七律

鬱然

深秀

有風

人之

致

生

蛟

川

蛟

川

謝鯤祚金臺雜著三卷

謝氏

多志

節之

士余

從其

後人

微

著述

輒散佚

而失傳

一日得

北溟

先生

金臺

雜著

而讀

徒抱紅顏黃土之悲

如昭君

者曷可

勝言

先生

之志

可

哀也

已先生

以名諸

生兩遊

京師

不憚

奔走

數千

里假

衰風塵

十有餘

年雖聲

噴噴出

接遲衡門俊遊歲月

著書以

樂志者

爲何如

耶先生

素

夫良材嘗養山中

輪囷盤鬱猶未免

支離其枝幹其得

致用者必先度繩墨

於大匠而後可以

勝棟樑之士之志

進取者不能致用

欲就天下之英才

而正之不久遊京

師固無以集思而

廣益也然則先生

豈好遠遊哉若慷

慨悲歌之士徒以

遇不遇於君者僅

抗衡又何如耶嗟

彼昭君者僅以

貌傳矣其遇耶

其不遇耶今先生

亦僅以文傳耶

先生云論世者必

原古人不得已

之心抑知百十年

後有讀先生文如

余

者低徊歎息想

見其奇偉個儻而

有用之志終託於

無

用之文爲先生

抱腕更曷可勝

言也哉

文凡三篇燕市

酒人傳先生蓋

自寓云

北溪詩草

宋訪冊

唐詩怡情錄

蛟川耆舊詩

謝含祚靖共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含諱字靖共少承家學力自振拔思一變爲新奇於是探幽

索冥筆之所至真有方寸所不能料者

陳良佐樹德堂藁

蛟川耆舊詩

離騷節解

陳志藁蛟川耆舊詩

陳元松禹耕堂詩草

陳志藁案是草許寶善爲之序

張志銘詩草

蛟川耆舊詩

陳元杏東苑詩草

宋訪冊案元杏字朱村號東苑諸生

陳元林西園詞藁

宋訪冊案元林字墨溪號西園諸生兄元杏曰西園能詩善畫精音律旁

及星家言



陳元械畱耕堂文集

蛟川舊詩

五於齋詩橐八卷

采訪冊 蛟川舊詩作五於齋全集 張本均曰詩格高邁 川落凡近

京邸集二卷

蛟川舊詩 前有癸丑自序

車輪集二卷

采訪冊 案前

槐蔭集

采訪冊 案前

五友集二卷

采訪冊 自序略 甲寅秋冬得詩百數十首 匯爲一集 而名之曰五友 所謂五友者

陶淵陳元禧先生毛穎及副墨子也

得半集

采訪冊 自序略 此集起乙卯春初及初夏所得詩四十餘首 俟南回續成之 蓋南北於此

分途適得其半也

沈謨自玉齋詩草

陳福熙撰傳

鄭兆龍秋槎政本一卷

蛟川舊詩 李恭澗跋曰是編文二十三首 論說經史理明詩超

述見聞有典有則洵近今不易得之書爰同迂崖竹  
生而第較謹數過付之梓人署曰秋槎跋曰先生古  
僅存鈔三卷蛟川書齋詩門人俞飛鵬跋曰先生古  
李君藏本有近體詩而無古詩即鵬向日所鈔有五古  
而無七古亦非足本莫生个塘請付梓因名其集曰僅  
存有收藏遺詩者郵傳寄示又當續刻焉至其詩之有  
得於古與可傳於今在昔沈歸愚先生嘗推獎之非後  
生末學所敢妄爲稱道也

離騷本義一卷

蛟川書齋詩

自序曰屈子三十一篇

氏西仲注林自謂古今善本并所注九章九歌顏之曰  
楚辭燈而予意殊多不愜因取王叔師原注閱之見林  
氏所駁正者頗有然仍其誤而不改與改之而轉增其  
誤者尚多焉近又得望溪樸山二方氏本樸山略詮大  
意而紕繆互見望溪於義理極有發明而支離不免夫  
屈子以同姓宗臣被讒見斥觀國家之曰削欲告訴而  
無從憂愁悲憤以死自誓不得已而著離騷故其辭旨  
多隱約迷離不可驟通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也長言  
之不足而嗟歎之者誠國風小雅之苗裔漢魏六朝三  
唐之鼻祖評註諸家各極贊揚不啻口出然如其所說

則重復顛倒乃亂雜無章之尤者而猶以屈子爲古今之善鳴吾不信也閒居無聊偶取而箋釋之集舊說而折其衷者十之六棄舊說而自出己見者十之四疏通脈絡貫穿辭句卽干端萬緒之中得其清絕滔滔之旨竊以爲離騷之本義庶幾無大青戾然而創始爲難區擇較易向非諸家毅然爲之於前則如于之譚陋者雖極數十年之心力欲窺其大略而且不可得何有於其中之奧曠哉吾又以知夫後人之尸而祝之者之終有所在矣

張志熊雙桂軒詩鈔

蛟川耆舊詩

案志熊字監生

林秉璇衡泉詩草

采訪冊

案秉璇字象衡諸生工詩善畫山水仿沈周法

胡子錠屏山詩文草

蛟川耆舊詩

胡子綱宦遊詩草

題胡綺茗宦遊詩冊

案張本均有

張本均郢荃詩草二卷

采訪冊

蛟川耆舊詩無卷目

弱冠後叔賴雙山先生授以六朝暨唐宋各體詩讀之茫乎未有知也及再三誦誦始知其伸紙吮毫無非妙

諦或以風俗勝或以趣味勝或以神韻勝雖時代不同

意旨各異天要不越乎性情暢然自得之致顧有纏綿

排側寄託遙深亦有激昂慷慨梗概不凡譬如遊山者

據目前之山歎爲奇美及觀天台雁宕又個乎心遠况

其徧遊五嶽奇峯聳翠幽邃峭折疊嶂層巒密環顧萬狀

者乎彼固極造物之奇我得攬登臨之趣亦在學者自

爲領取耳予之爲詩亦直抒胸臆期寫性情特所心醉

者尤在中晚唐名家無何雙山先生謝世津逮闕如偶

有所作與友人訂正輒加許可因肆力於詩積年既久

所詠遂多自矜候蟲之語不足當大方之誦第念半生

精力所聚不忍遽棄姑錄存之且以見雙山先生

之訓示良多而良友之取資亦不鮮也嘉慶丙子

重輯蛟川耆舊詩刑本自序曰蛟川耆舊詩先大父

虞公以後代有作者先是謝侍御公輯詩文草創僅得

三十八人爲三卷其自序以爲日薄晷短急思就緒冀

後人踵事而增故於名公詩不無遺漏先大父重輯之

易以今名歷序詩家姓氏增爲六卷有曾經采錄者有

尚須搜訪者旋以畱都年久出幸閩南卒於官未竟其

業本念先人手澤敬謹藏弄每一披覽覽紙上勃勃有

生氣如聞警效特是大父迄今六七十年載其間詩人又

多可采爰不揣弁陋再加搜訪奈逸士騷人往往不自

收拾致多散佚卽故家舊族棄本或化爲厲望或爲祝融所虐未能多得尙再遲延必致先輩詩人音響無存更爲可恨此後起者不能辭其責也故有全帙者不嫌多采其無專集者單章一律並皆收錄以存其人庶乎浦江之人初可徵赤城之遺詩弗墜而於先大父闕然之業亦少慰於泉下焉

先人餘韻

采訪冊案是編

樂鳴謙鶴汀詩草

蛟川耆舊詩

張本均

謝佑廷耐軒詩文鈔

蛟川耆舊詩

張本均

陳蕙績課軒詩鈔二卷

采訪冊案蕙字東之號嘯廬九齡遊學詩石文辭大加獎譽嘉慶辛酉拔貢充實錄館

膳錄官以州判用改教職自景甯教諭縣在萬山中以親老不克迎養爲憾年五十餘卽引疾歸家居授徒遂不復出著有續課軒詩鈔

鄭良詠物詩一卷

采訪冊案良字漢師監生鄭兆龍

忠臣孝子思婦勞人所蘊結於中者愷假物以發之爲興爲比爲賦鳥獸草木之名無詩無之然要取以道己

之性情而已未有以一詩專詠一物者天地間莫蠢於  
物莫靈於人之性情迄今讀桃夭草蟲諸篇令人流連  
愛慕如對其物如見其人不忍釋諸手惟有情寓乎  
其間也自六朝以來或以一詩詠一物而性情隱矣陳  
其物之狀言其物之用借他物以比擬之庶故實以填  
塞之如射覆然顧吾以爲物亦未嘗無性情魚之類  
本有知覺卽一草一木莫不嫵娜偏反意態迎人俗工  
祇辨塗附刻畫其性情遂隱然則非物之靈而人之靈  
實使之然也吾宗漢師學詩於予今讀諸體皆佳尤長  
七言詠物雖與三百篇體裁或異而自得風雅遺意傳  
神住處每在有意無意間其始詩物之性情者歟昔杜  
少陵慷慨志節之上所詠畫馬畫鷹諸詩神俊英爽勃  
勃紙上漢師風流情雅如不勝衣詩亦如之蓋兩人者  
各以己之性情體物之性情而不相假宜隨其響之鉅  
細而拉妙絕乎古今也雖然太史公有言我以子房爲  
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好女漢師奇有志追古  
人而從之詩之外豈無所以自見卽以詩論亦足更上層樓矣

巖殿霖鴻爪集

蛟川耆舊詩

梅花百詠

宋訪冊

謝佑琦候濟山房文鈔四卷

張錫路撰傳

候濟山房詩鈔十二卷

張錫路撰傳

任紹曾樛齋詩草

采訪冊 陔南號樛齋

案紹曾字

胡宗魯二愛軒詩彙

采訪冊

案宗魯字泰瞻諸生

陳景泮四明風雅集

陳志

陳氏詩文彙錄

陳志

邱伸二岡文鈔二卷

采訪冊

陳景沛粵東歸葬錄

采訪冊

邱維芝藕香莊未定彙四卷

采訪冊

有正味齋駢文箋注二十四卷

采訪冊

包仁義永思集二卷

刊本 匪一

陸景華序曰詩三百篇旨趣歸道性情而已天下未有舍

性情而可與言詩者卽未有至性至情所流露而不可與言詩者吾茲於永思集見之矣永思集者蓋四明包君帖肥藉以寫其終身孺慕之誠而非期詩鳴於時者也方君之幼而孤也則以不得見其父爲恨及長而奉其母也則以不得長奉其母爲恨既請旌於朝名卿學士復相與銘之歌詠之所以榮親者至矣而纏綿悱惻之意猶復形之於詩包君固不欲以詩鳴亦安可徒以詩人目之哉然三百篇之性情舍是無以歸焉

表節錄四卷

刊本 案仁義母周氏以節顯於世仁義廣徵詩文各體咸備彙爲表節錄四卷末

附周氏遺訓一卷道光

己亥仁義子讓泉付梓

謝鏡賢秋鳴集

陳志彙 蛟川耆舊詩

朱滄鼇詩草

采訪冊

華椿逸漁唱二卷

采訪冊 案椿字友松善事母通醫術性好吟詠所作春容大雅無塵俗之氣

夏廷埴夢墨軒詩彙二卷

采訪冊 案廷埴字蒸泉嘉慶庚申舉人

鎮海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集



胡湜胎花樓詩草二卷

宋訪冊

香雪館唱和詩

宋訪冊 案是編 爲京邸唱和之作

劉燦鳧磯集二卷

宋訪冊

原書百篇

蛟川續青齋詩 黃式三撰傳輯唐末以來名家之文如原道原人等篇彙爲一帙

論文二卷

宋訪冊 案家傳 又有補詠物詩

樂涵鴉峯詩草

宋訪冊

陳景范後軒詩草

宋訪冊

謝炳賢皆香樓詩草

宋訪冊

王堃狀元山人詩彙

宋訪冊

半農詩鈔

宋訪冊

張錫路霞泉吟草二卷

宋訪冊

楊夏復愚泉文鈔四卷

采訪冊

張錫申蛟川耆舊詩續集二卷

刊本

謝錚賢詩文鈔

復莊文權

謝輔紳渠渠私草

蛟川續耆舊詩輔紳字捐甫

案

李恭浚養軒未正草

蛟川續耆舊詩

海昌詩選

蛟川續耆舊詩

姚燮散體文酌十二卷

大梅山館藏本

駢儷文權初編八卷

刊本

駢儷文權二編八卷

刊本

復莊詩問三十二卷

刊本

瑤想集詩一卷

藏本

西滬權歌一卷

藏本

蚶城遊覽唱和詩一卷

藏本

疏影樓詞四卷

刊本

疏影樓詞續鈔四卷

藏本

玉笛樓詞二卷

藏本

蛟川耆舊詩繫三十二卷

藏本

玉笛樓詞學標準八卷

藏本

今樂府選五百卷

藏本

胡濱緘石集四卷

宋訪冊

吳翰晚廬臚彙

煙嶼樓文集  
鄉號晚廬咸豐辛亥舉人

案翰字鱗

戴笠聽鵬山房詩草三卷

采訪冊  
案笠字瘦竹諸生赴  
行省試七薦不售益肆力於詩

所作多奇險語後  
姚曼聲其詩爲三卷

胡孝棠珠光劍氣集四十卷

宋訪冊 案孝棠字鵠伯優  
貢生是集采輯明季忠義之

士詩文經三十年  
之久始克成編

胡邁凌伯道藁二卷

宋訪冊 案邁字凌伯濱子  
銘傳略凌伯入塾受書日誦千言十

一歲解吟詠會西夷陷定海感憤時事得詩數  
十首年十七卒卒後姚曼見其遺藁釐爲二卷

袁謨望浹樓詩草

宋訪冊 案謨  
字廣堦廩貢生

陳大任運甓齋詩文集二卷

宋訪冊

鄭傳鈺寄夢廬詩集二卷

宋訪冊

虞氏畱愛編

宋訪冊 案虞氏諸生延仔女拔貢生張樞  
延之妻能詩有畱愛編海昌張致恭爲之序

卒年  
十二

僧梅亭詩集

宋訪冊 案謝國賢  
序梅亭瑞巖寺僧

紹隆和中峯梅花百詠

采訪冊

案紹隆字梅巖邑之瀟

書所交多知名士寺遺回祿紹隆募資重新之有兩友  
二人曰綉婚日遇安皆能詩寄居洞山與紹隆相唱和

附錄

元

丁鶴年海巢集一卷

元志補

年居定海

案全祖望海巢記謂鶴

國朝

鄭元成伴潮吟

天恩集

謝秦宗序曰夫大塊噫氣噓而

是購已矣噓而為風雷升降而為潮汐亦天地大文

章也乃觀水者必觀其瀾於是見文章有原委非徒泄

尾闈滔日星也古今才士其文章有從政事見者有不

從政事見者其分殊合一之理亦猶潮之聲與風之聲

而已玉汝鄭侯來自東溟其與海潮澎湃之聲頡頏之

形既耳月之久矣茲復於聽治之暇縮思而有得也若

謂是潮也與日旋而何往來不失其度隨月減而何盈

縮不違其時詢非無情之物也其號乎惡知其不有抑

而未伸者其怒乎惡知其不有悍而未馴者其層折紆  
奏乎惡知其不有顛踣而未得平復者軫惻民勞譁聲  
如應何敢子之捷也因是而推之政事裕如矣夫坐堂  
皇司百里命小民咨嗟煩苦何息不迴環於此衷亦猶  
夫潮之九萬里而南爲也將使海波底平安堵與歌每  
一念至百慮交集矣況日與此茫然千頃者共披對乎  
因是推之文章又靡不裕如矣兩間一氣相感也萬象  
一情相注也情至而無情之物化爲有情凡山川道里  
風雨晦明酬應之所寓皆歷歷堪與語語試讀漢之詩  
有若號者有若怒者有若層折紆奏者碎礫之音彷彿  
從十指間出侯亦不自知其文之生於情也此伴潮吟  
之作語語因民情而寫己情又卽己情而變現爲物情  
文章政事於我侯徵其合若此然則昔言詩者以窮愁  
彌工其說何居乃侯三年牧定拮据兵荒無日不坐窮  
愁中若兩袖朝天侯豈以此言窮愁哉余知侯之工於  
詩知其工於窮愁而已雖然山水之間可以移情謂其  
令人忘之也若侯以潮而發吟吟而欲與之伴豈  
其鍾情正在我輩乎民之不能忘也所自來矣

海邑仁聲錄

案謝天恩山人集有題鄭  
玉汝明府海邑仁聲錄詩

徐鳳垣遊靈峯山詩一卷

杲堂  
文鈔

遊烏石山詩一卷

果堂  
文鈔

李鄴嗣遊靈峯山詩一卷

果堂  
文鈔

遊烏石山詩一卷

果堂文鈔  
鄴嗣曰余年三十從霜  
峯徐子遊靈峯烏石諸山各有詩一

卷

林氏雙烈編

蛟川詩話

案邑令喬鍊表林氏雙烈立石

伊巢編付梓 謝秦宗序曰何言乎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也善在幽隱則日月弗能覩善在匹夫匹婦則王  
公大人弗克殫其蘊以其所從來之地微也故爲之修  
之美猶幽蘭之生不以無人而不芳如草木之生於  
天唯松柏獨也豈藉人知之見之誦說誇美爲榮  
也惟是舜好有同心千百世而下猶能聞風爲之泣  
矣懿行者乎故弔屈原之忠卽身棲於澤畔爲奇之  
孝若足側平嚴霜斷臂免汚剔目示信切切乎在體  
惜肅在心此無他人之秉彝好是懿德矣蛟川林氏兩  
姊妹懼爲亂卒所污一時投縵以死此固性行有之耳  
計無復之而以身爲殉耳不則輕生好名而激此偶然  
意氣者也余爲推求之是三說者咸於林無當士君子

綱常負躬樂師友之陶助乃有臨歧途而罔知所屬者  
豈天之畀賦或殊且羞惡皆有在三氏者不必獨厚也  
當就死者患尙未及誠以爲既及而圖則弗及耳豈真  
計畫無復之乎殘形毀體尙冀苟全於人世何樂乎卽  
以身爲殉爲善有好名之嫌非所論三代以下此藐焉  
巾幗者何知備美可求卽以爲名心之務去然彼昏不  
知名之所在夷然而罔顧者竟奚若哉是三說誠於林  
無當而吾以爲大有當於二節婦也天下事可相勸而  
成者多矣唯大命所止父不得之子君不强之臣卽士  
大夫誦讀所求已難施諸臨事況平日講究所未習者  
哉苟非性行有之必有煩解說於旁參惑誘諸於反顧  
者矣古來死忠死孝者大抵志氣顛愚者也彼其意中  
惟有此君父纒夷陟險以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節  
婦死在難前不堪計及難後事以他避旣不免以力拒  
則不能何從用再計哉副笄固無青史之願見人之可  
羞可愧者未嘗不四體若浼焉此亦名根之所伏矣一  
當事變而伏者以起猶之矢激則遠水激則躍也節婦  
豈以名爲嫌哉夫揚光日月者常藉幽隱以施其照而  
王公大人往往不及匹夫匹婦之名美則傳法貴焉節  
婦洵可法矣而掄誦諸章詢俱可傳者乎吾嘗見騷人  
逸容醉心月露風雲而扶義植節或罕致辭又虧於大  
義心違而言是奚詩卷之足重今卷集中若靖河張子



明山楊子皆節婦流亞也九原有知一言華袞矣人能  
以節婦之行自反庶幾事君免爲不肖臣事父免爲不  
肖子乎甯但操觚有益附名姓於青雲之上

周家齊渠成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邑侯周家齊潘江

紳學士相與和歌好事者彙之成集云

喬汝駕詩一卷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喬侯汝駕山右人

時所作

謝廣昌輓詩一卷

刊本

無名氏蛟川竹枝詞

煙輿樓藏本

案是棄不著撰人姓

隨先大父寄居鎮海云云是定海人嘗客鎮海者